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40nB490

博山粟如瀚禪師語錄

清 弘瀚說

傅鵬編（依駒本增入並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像
  - 自贊
  - 序
    - 淨符序
    - 傳鵬序
  - 總目
  - 住信州博山能仁寺語錄一
  - 住信州博山能仁寺語錄二
  - 住信州高泉語錄
  - 住信州瀛山語錄
  - 再住信州博山能仁寺語錄
  - 小參一
  - 小參二
  - 示眾一
  - 示眾二
  - 首座寮秉拂
  - 入室機緣
  - 拈頌
  - 頌
    - 二商人舁豬
    - 德山托缽
    - 雲門法身兩般病兩般光
  - 佛事
  - 佛祖讚
    - 巖頭觀音讚
    - 澗老和尚真讚
    - 玄祚和尚讚
    - 剖雲長老影讚
  - 自讚
    - 義天仁維那請
    - 水崖響書記請
    - 剖雲鵬長老請

- 岐超祖監院請
- 卞玉璋監院請
- 慈引導後堂請
- 一庵達知藏請
- 宿雲空青監院請
- 瀛山召監院請
- 德心元悅眾請
- 慈蔭蒼維那請
- 道庵禪人請

- 詩偈
  - 和鵝湖大師一衲遮身十首
  - 建昌即事
  - 宿寶坊寺
  - 禮廩山太祖塔
  - 禮壽昌老祖塔
  - 夜泊撫州
  - 雨中望龜峰
  - 訪友不遇
  - 過益王墳
  - 吊壽昌竺和尚
  - 清湖午夜
  - 弔屈原
  - 泊龍井
  - 寄雲大師
  - 懷怡大師
  - 雨夜憶玄大師
  - 中秋示烈生禪師
  - 示義天仁禪人
  - 示牧菴念禪人
  - 示定慧誥禪人
  - 示諾然召禪人
  - 示印雪冬禪人
  - 示歇馳觀禪人
  - 示冰崖響禪人
  - 示一菴達禪人
  - 示剖雲鵬長老
  - 示立夫傑維那
  - 示岐超祖監院

        - 示禪座
        - 示上座
        - 臨終自說封龕
        - 起龕
        - 掛像
        - 封塔
    - 行狀
    - 塔銘
    - 塔院記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粟如大師像



自贊

踞坐博嶺四十餘年，大壽昌先宗傳，達摩不傳？咦！傳不傳，虛空釘橛，矢上加尖。咄咄！

嗣法門人傳鵬敬述

粟如瀚禪師語錄序

神宗末年，吾宗之在天下，太白、石傘而外，於西汪則唯博山焉。博山法道嚴整，門庭孤峻，學者非出類拔萃流，罕有能登其門者。以故能登之者，皆係出偉人如瀛山閬公、檀度密公輩，即在古亦所難得。今其兒孫遍天下，鳳嶺一席，代不乏人。古云：「源之清遠者，流必長。」此其是也。粟如瀚禪師出雪澗奉公之門，奉公與瀛山閬公為昆季，皆老博山室中真子，其鉗錘妙密、嚴整孤峻之風，世能熟鍊，故所出克紹箕裘者比比也，而禪師尤能於頭角中傑出一斑。吾石傘一枝，雖不敢少讓，然亦不敢不讓。己酉元宵前三日，承乏博山以來，所有為眾拈提語若干，門人錄梓成帙，索序於余。余雖不敏，以私淑之至，又安敢以不文辭？於是書數語簡端，聊以志景仰萬一。若其照用殺活、主賓縱奪，與夫說法自在之妙、接物變幻之巧，具眼者請以全帙觀，則得之也。然則博山一枝，法道益有所寄重，其在是乎？

時歲次庚戌中夏之吉，錢塘白巖淨符書於待慶堂。

粟老和上語錄後序

古德云：打破大唐國裡，覓個禪師不可得。由斯言之，師以禪名耶？抑禪以師名耶？此其故，吾於先師粟老和上其人得之矣。先師以尊人會夏鼎已遷、有殷革命之際，忠憤卒官，遂繼志身隱，披緇林泉，高風勁節，人擬夷齊。至於匡徒住院，固其夷然所不屑者，蓋先師之志以禪逸也，非欲以禪師之名躋於前而標於後也。及澗大父年耄，郡侯易菴高公暨四眾堅請，不得已，繼席博山，應期瀛山、高泉焉。爰有《三會錄》梓行於世，世皆仰為破熱清涼散，照夜光明幢久矣。惜卷帙浩繁，人多艱於負挾，遐方異地雖聞先師之名，睹先師之錄者少。今於先師法錄中擇其的的提持本分，只著子者彙為六卷，梓而送附嘉興楞嚴寺流行，使未睹者得而睹之，亦俾後之學者或於一言半句之下得脫略窠臼，動徹本地風光，是之謂能自得師也。即謂師以禪名也可，謂禪以師名也可，謂斯錄為禪師也亦無不可。是為序。

時康熙五十一年，歲次壬辰，夷則月自恣日，住博山門人傳鵬焚香拜手謹。

粟如瀚禪師語錄總目

卷之首
序文(二則)
第一卷
住博山能仁寺語錄
上堂一
第二卷
住博山能仁寺語錄
上堂二
住高泉語錄
上堂
小參
示眾
住瀛山語錄
上堂
小參
第三卷
再住博山語錄
上堂三
第四卷
住博山語錄
小參
第五卷
住博山語錄
示眾一
再住博山語錄
示眾二
秉拂
入室機緣
第六卷
拈頌
佛事
佛祖讚
自讚
詩偈

行狀
塔銘
塔記

目次畢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之一

嗣法門人傳鵬編

住信州博山能仁寺上堂一

師於康熙己酉正月十二日，受信州郡伯易菴高公，暨現任諸大護法，併七邑紳衿，諸大檀越，及同門雲怡玄三大師，本寺兩序，諸山耆舊請開堂。
受請上堂。舉如意云：「一家有事百家忙，師命頻催難躲藏，矧乃郡侯重抑逼，無何勉強為登堂。秖如登堂作個甚麼？」擊如意云：「佇看碧天雲氣靜，一輪明月印千江。」
佛殿。「麻三觔，乾屎橛，是什麼？」展具，云：「今朝蓋覆將來，免教重重漏洩。」
韋馱。「衛法安僧，摧邪輔正。外道天魔……」以具打〇相，云：「咸遵此令。咄！」
伽藍。「有者片地，賴君守護，此地未生，當何所務？伽藍神須照顧。」
祖師。「你扶頭，我把尾，抬搦交加，瞞神嚇鬼。」
據室。「偏不附物，正豈立玄？機輪轉處，及盡[糸*廉]纖。直饒佛祖到來，總教一頓麤拳。」
拈疏。「當道檀護、七邑紳衿、法門昆季、諸山勤舊，毛錐未動已前，早為諸人說大義竟，諸人還信麼？脫或遲疑，仰勞維那重宣。」
指座。「欲仰彌高，欲鑽彌堅，信步踏著，地轉天旋。」遂陞，拈香。「此一瓣香，知恩有自，荷炤無私，奉為國王萬壽，宰輔簪纓，郡邑當道，紳衿檀護，永作民生依怙，常為濟世甘霖。」「此一瓣香，荊榛叢裏日聞虎嘯龍吟，瓦礫場中高聳瓊樓玉殿，不是先聲露布，秖貴酌水知源。爇向鑪中，供養傳　曹洞正宗二十七世重興博山異祖和尚。此一瓣香，既非自然，不由造作，昔年嗅著歸雲室，一旦衝開面壁軒，端申供養前住瀛山高泉即此堂上本師澗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怡西堂白椎竟，出問：「第一義諦即不問，利生接物事如何？」師云：「春雲橫海上，金翅攪龍門。」進云：「聖人出世，萬物欣睹；和尚出世，人天欽仰。未審

相去多少？」師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進云：「洞上綱宗掀轉處，博山法道復重新。」師云：「還須共出隻手。」進禮退，玄西堂問：「諸葛昔年稱隱者，茆廬堅請出山來，雖然出處有時，因甚前收後放？」師云：「松花若也霑春力，根在深巖也著開。」進云：「老人六年抑逼，和尚堅執不從，今日一諾而就，為復前收後放？為復出處有時？」師云：「誰人知此意？令我憶鍾期。」進云：「木人嶺上輕開口，石女溪邊笑點頭，且道是節拍？非節拍？」師云：「打麵還他洲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進云：「恁麼則一曲無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妙舞自應誇遍拍，三臺元要大家摧。」進作禮。問：「從上宗乘即且置，四轉功位事如何？」師云：「我坐你立。」進云：「如何是轉功就位？」師云：「無水不朝東。」「如何是轉位就功？」師云：「雲自帝鄉出。」「如何是功位齊彰？」師云：「梅花雪裏香。」「如何是功位齊隱？」師云：「日落山水靜。」進云：「功位已蒙剖露，全提一句更請垂慈。」師便打。問：「攢花簇錦不用拈提，五位功勳請師揭示。」師云：「黃葉休遮眼，青雲自有陰。」進云：「如何是向？」師云：「萬派皆歸海。」「如何是奉？」師云：「葵花向日傾。」「如何是功？」師云：「高枕石頭眠。」「如何是共功？」師云：「石火迸青天。」「如何是功功？」師云：「寒盡不知年。」進云：「曹洞門庭蒙指示，別展鎗旗作麼生？」師云：「禮拜直須頭點地。」問：「為眾開堂人共仰，臨濟家風事若何？」師便打。進云：「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棲。」「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作古坵。」「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新豐市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馬回。」進云：「人境荷師指示，獅子出窟時如何？」師云：「眾獸近不得。」進云：「如何是獅子窟？」師云：「不見野狐蹤。」「如何是獅子吼？」師云：「裂破你腦門。」「如何是獅子兒？」師云：「你試嚬呻看。」僧遲疑，師便打，乃揮拂子，云：「大眾！三臺鐵鋸舞弄多載，趁起泥牛耕翻大海，天神河伯喜共證明，露柱燈籠特來撞彩，直得萬派朝宗，靈鷲甲鰲騰鬚。」驀豎拂子，云：「看！看！爭如通玄峰端拱自在？且道符到奉行一句又作麼生？玉璽纔彰文，萬邦齊卸鎧。」復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山曰：『曹山不如。』曰：『出世後如何？』山曰：『不如曹山。』」師云：「曹山老漢與麼荅話，大似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新博山又且不然，今日或有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向道：『眉橫眼上。』『出世後如何？』『舌在口中。』山僧恁麼荅話，且道與曹山相去多少？具眼者試辨看。」怡西堂再白椎，師下座。

元宵，上堂。問：「年年正月十五，處處競賞元燈，未審和尚者裏是何家風？」師豎拂，云：「見麼？」進云：「如何是人人本具、個個不無底句？」師云：「闍黎腳跟未點地在。」進云：「隨家豐儉元平等，弊服華房各任真。」師云：「喚甚麼作隨家豐儉？」僧一喝，師便打，乃云：「金烏急，玉兔速，人世韶華如轉軸，元旦纔過又上元，衲僧拄杖休狂逐。且作麼得不狂逐去？譬如今夜月，皎潔無遮礙；又若元宵燈，光本非分外。一一出天然，風流不俟丐，纔起玩著心，霧靄浮雲昧。」以拂子打〇相，云：「者個還昧得麼？比擬空教業識茫，歷劫圓明絕覆蓋。」

上堂。「秧已長，茶已老，久雨忽然晴，農夫愁頓掃。大眾！農夫固是，衲僧如何？曉看白頭東畔出，商量作務鬧浩浩。」

西堂怡大師請上堂。問：「設齋申請即不問，五位王子望垂慈。」師云：「貪觀天上月，失卻手中橈。」「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須信深宮隱不出。」「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縱高爭柰有天何？」「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幾番嗔喜少人知。」「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萬國歌謠賀太平。」「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除卻須彌不是山。」師詰僧云：「你底王子聾？」僧無語，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打，乃云：「行年不惑一無成，搔首忽驚白髮生。拋玉引磚勤法請，因風帆便話生平。懸想南詢結伴，宛在目前；法社相將匡扶，誰同出手？皮膚脫落，貞實幸存；霜雪飄颻，益堅松操。正恁麼時，且如何是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一句？妙舞自應誇遍拍，三臺元是大家摧。」復舉：「大愚芝示眾云：『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語訖，師云：「大愚老漢東扯西拽，話作兩橛。博山要問伊：黧奴白牯向者裏放光動地。且道者裏是甚麼所在？莫瞞人好。」

西堂玄大師請上堂。玄出問：「南辰合掌，北斗和南，俱已祝竟，如何是和南自受用三昧？」師云：「常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進云：「塵點虛空窮壽量，直透威音更那邊？」師云：「匝地紅輪秀，海底不栽花。」進云：「報母說法於忉利，慶生修懺於堂中，且道是同？是別？」師云：「昔日梅溪余子介，今朝瀛博粟山僧。」進云：「畢竟意旨如何？」師云：「一個鼻孔，兩處出氣。」進云：「恁麼則昔日世尊，今朝和尚。」師云：「莫塗污人好。」乃云：「夔公難其兄，存公難其弟，昔年遺範至今存，此日流風相媲美。兄呼弟應自尋常，舉世矇矇聾瞶起，抬眸節彼鰲山巔，卓絕典型時仰止。出胸襟，蓋天地，尖新音韻出青霄，陽春白雪知幾幾？一回舉起一回新，誰知此道而在邇？雖然，因齋慶贊又作麼生？十四是四十，何勞重屈指？」

合山大眾請上堂。問：「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和尚未出方丈，說法已竟。又要陞堂作麼？」師云：「爭怪得山僧？」進云：

「正當和尚華誕一句又作麼生？」師云：「斬新日月年年長，不老乾坤歲歲同。」進云：「春風浩浩，慧日輝輝，共祝無疆之壽。如何是無疆之壽？」師云：「腳跟下看取。」進云：「喬松萬古秀，仙鶴笑春秋。」師不顧。「問：師登寶座，人天敬仰，正偏五位，望師指示。」師云：「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進云：「如何是正中偏？」師云：「枯木花開色更鮮。」「如何是偏中正？」師云：「反手書空字不成。」「如何是正中來？」師云：「泥龍出海亦奇哉。」「如何是兼中至？」師云：「相逢話盡平生志。」「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寒鴉不向深林噪。」進云：「正偏五位蒙師指，向上宗乘事如何？」師云：「小心勤侍老和尚，莫教我師暗生嗔。」僧禮退。師乃云：「山僧四旬母難，大眾請舉宗乘。言前薦得，落在今時；句下承當，迷頭認影。教山僧向諸人面前說個甚麼？既不容推委，只得勉強相從。衲僧家延一日為一劫非異，促一劫為一日何奇？竿木隨身，正好逢場作戲；莫邪在手，何妨殺活同時？因齋慶贊，應時納吉即且置，圓成本具不落數量，畢竟是個甚麼？」卓拄杖，云：「打鼓犒勞三軍，黃金且和沙賣。」

瀛山兩序請上堂。玄西堂問：「少年曾訣龍蛇陣，老大還同稚子歌，未審道合君臣是何曲調？」師云：「藥因救病出金瓶，何妨打瓦復鑽龜？」進云：「如何是君？」師云：「須信乾坤只一人。」「如何是臣？」師云：「兩班濟濟立朝門。」「如何是君視臣？」師云：「聖哲文明鑒眾情。」「如何是臣向君？」師云：「一片丹心常捧日。」「如何是君臣道合？」師云：「謳歌萬國樂昇平。」進云：「秖如東勝神洲打鼓，西牛貨洲上堂，意作麼生？」師云：「常年不出博嶠，瀛席三載住持。」進云：「恁麼通玄騰瑞色，二老盡橫趨。」師云：「有勞法重，代為伸請。」乃云：「南瞻部洲說法，聲震西瞿耶尼，長年不出博嶠，瀛席久稱住持，茲瀛山兩序為山僧四旬，特來慶祝。木土座驀出眾云：『某等年來雖則勤勞，無非成就自己福荃，今日欣逢師壽，為眾乞請法施，余喜不勝，聊為解頤。』」揮拂子云：「雲出岫，日已闌，二老亭前眉對攢，塵埋法座難堪眼，地湧花宮進步跚，猙獰牙爪稱獅子，破院風光興未寒。雖然，山僧有生且從慶祝，無生又作麼生？衣裏明珠光燦爛，羅浮原在廣之南」。

諸法屬製法被為師慶誕，請上堂。問：「蒼松翠竹，韻似琴聲，齊祝南山，未審流庚多少？」師云：「文殊算不清。」進云：「雖然者裏無伸獻，權把須彌祝壽山。」師云：「喚甚麼作須彌？」進云：「層巒添瑞色，萬卉解生花。」師云：「莫錯認。」進云：「祖翁規鑑，今日猶存。」師云：「再來不值半文錢。」問：「世尊降誕，九龍吐水沐金軀；和尚生辰，四眾雲趨共瞻禮。且道是同？是別？」師云：「屋角梅開遍，溪畔柳揚眉。」進云：「鑪煙

飄渺騰華座，為祝吾師不老春。作麼生是不老春？」師云：「手執夜明符，幾個知天曉？」進云：「和尚甲子，人所共知。」拈袈裟角，云：「未審者個春秋幾何？」師云：「一字不著畫。」進云：「和尚春秋與者個春秋相去多少？」師云：「你已算了。」乃豎如意，召眾，云：「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凡事出自天然，管取超佛越祖。設或造作安排，流入今時隊伍。作麼是超佛越祖底句？」放如意，云：「真如若守自性，也是釘椿搖櫓。」

結制，上堂。「塵世尚珠玉，我視若塵土；出世尚佛祖，我眼兼嫺睹。不是逞我人，亦非強作主，衲僧合如斯，誰出不由戶？胡為諸仁者，參禪結社火？結社火，何似鼠糞投鼎釜？」遂以手連招，云：「快須歸去來，免受伶俜苦。」喝一喝。

解制，上堂。「春水漾虛碧，春山疊亂青，幾多未歸客，夢裏說惺惺。惺不惺，蜘蛛結網打蜻蜓；不惺惺，堪笑烏梅咬鐵釘。鶯語枝頭聲瑣碎，當機不薦任浮萍，前途忽過把關漢，切忌無言意自扃。」

上堂。師以拄杖作搖擄勢，云：「急著力，莫遨遊，恰如此日鬥龍舟，勇猛進前先到岸，因循退縮便隨流，雖然得失渾閒事，落節歸來滿面羞。大眾！秖如不居兩岸、不住中流，還識機宜也無？」喝一喝，云：「幾度黑風吹大海，未曾聞道釣舟傾。」

中秋，上堂。師云：「水落石出，山高月小，大道弦直，切忌之遶。眾中還有識得者麼？」僧問：「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請問和尚是何意旨？」師云：「金風吹碧漢，是誰共知音？」進云：「夜來一陣狂雲起，未審秋光在何處？」師云：「未離悔底千峰黑，纔到中天萬國明。」進云：「端的風光不讓人。」師云：「且禮拜著。」乃云：「秋風吹落葉，秋露濕衣巾，當此銀蟾夜，誰憐未歸人？未歸人，楚復秦，兩鬢蕭蕭成底事，一回凄切一回嗔。雲山飄渺萬千隔，客路因循日痛呻，自己伏藏原穩密，何須向外苦追尋？雖然，未歸底人且止，秖如已歸底人如何話會？」以拂子打〇相，云：「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何必西風撼丹桂？碧霄重送九秋音。」

結制，義天監院請上堂。「故鄉相去廿餘里，往事回思二十年，蕩盡家園無一物，空拳聊對眾人前。還有麼？還有麼？」問：「逆流洞水滔天起，倒插青荊遍地生，今日和尚行正令，如何施設定君臣？」師云：「只為愚騃啼不止，遂將黃葉作金錢。」進云：「五位君臣即不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月落霜滿天。」「如何是偏中正？」師云：「雲覆通玄頂。」「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鐵鋸舞三臺。」「如何是兼中至？」師云：「花街任遊戲。」「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到家不問道。」進云：「五位正偏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地下輥輯轆。」問：「鳴鍵陞

座，凡聖交參，畢竟所為何事？」師云：「為汝不了。」進云：「個個眉毛橫眼上，今朝打七復奚為？」師云：「採得百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進云：「嶺上木人纔啟口，溪邊石女展雙眉。」師云：「閒言語。」進云：「和尚鄭？」師云：「放汝三十棒。」乃云：「虛空按下雲頭，不許南北東西，拶得一回白汗，試看誰悟誰迷？諸昆仲！當此之際，亙天烈燄，蚊蚋難泊，峻灘急水，魚龍罕棲，直須通身無影像，舉步絕行蹤，始得物我不二，夷險一齊。其或未然，饒彼赤眼銅睛，瞻仰有分，擎頭戴角，望風莫躋。大眾！且道：作麼生得通身無影，舉步絕蹤去？」喝一喝，云：「任大也須從地起，縱高爭柰有天兮？」復舉：「大愚示眾云：『豎窮三際，橫遍十方，拈起也帝釋心驚，放下也地神膽顫，不拈不放喚作甚麼？』自云：『蝦蟆。』」師云：「大愚示眾，美則美矣，惜乎錯安名字。博山又且不然，秖如不拈不放喚作甚麼？寧可截舌，不犯國諱。」

臘八，印可禪人同眾新戒請上堂。玄西堂問：「母胎纔出稱尊大，六載雪山復若何？」師云：「不因嶺上寒梅放，爭見春光處處同？」進云：「既是春光處處同，因甚又道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師云：「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進云：「秖如遠來乞戒，復從求法，未審還有法說也無？」師云：「一輪明月映天心，四海生靈荷照臨。」玄顧視左右云：「恁麼則和尚說法已竟，新戒各宜薦取。」師云：「猶喜西風撼丹桂，碧霄重送九秋音。」乃云：「乞具遠來甚善哉，殷勤請法為登臺，須知夜睹明星事，說向燈籠笑破腮。且道笑個甚麼？」拍案云：「奼女已歸霄漢去，獃即猶自立空階。」復舉：「瑯琊因僧問：『拈椎豎拂即不問，瞬目揚眉事若何？』琊云：『趙州親見南泉來。』僧云：『學人未曉。』琊云：『今冬多雨雪，貧家怎柰何？』」師云：「瑯琊血心片片，惜乎不遇其人。山僧當時若見道：『今冬多雨雪，貧家怎柰何？』便進云：『請問瑯琊是貧？是富鄭？』」

上堂。「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沉思生惆悵，傾淚濕衣巾。山水何曾阻，人心自隔津。欲歸歸便得，曷用苦勞神。謾勞神，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

元旦，上堂。問：「一元資始，萬物皆新，且道佛法還有新舊也無？」師云：「虛空掛彩色，大地盡歡呼。」進云：「木人占吉兆，夜半露龜爻，未審是什麼人證據？」師云：「燈籠說去，露柱傳來。」進云：「秖如天地未形，四時不立，龜爻向甚麼處看取？」師云：「牧童遙指杏花村，不萌枝上春色曉。」進云：「妙體本來無處著，通身那更有蹤由？」師云：「一眾瞻之仰之。」問：「元正啟祚，萬物咸新，秖如通玄峰未審作何顏色？」師云：「黃葉落時風骨露，春來依舊石斕斑。」進云：「恁麼則嫩桂蕃

昌，大抵枝頭春色好。」師云：「一枝聖箭曾向龍池穿出，半角靈山還從鷲嶺來麼？」進云：「棋逢敵手難藏拙，琴遇知音正好彈。」師云：「力幹山河同帶礪，傍分帝化奏膚功。」進云：「非師不舉。」師云：「股肱良哉。」問：「春風拂拂遍天涯，異草靈枝盡發芽，記得劫前橫鐵樹，至今幾度覺開花？且道鐵樹花開還涉春秋也無？」師云：「識得枝頭意，在處樂笙歌。」進云：「觸來馥郁香騰座，為慶吾師新歲華。還是慶歲華是？還是慶和尚是？」師云：「萬仞崖頭書壽字。」進云：「恁麼一曲陽春從此得，當機舉出向人誇。」師云：「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還歸海上消。」乃云：「適來歡喜地菩薩揚聲叫云：『萬物咸新，元正啟祚，木馬嘶風，泥牛吐霧，佛法日新，家風顯露，一機頓發，千機兢赴，君臣道合，正偏回互，某等趨亦趨，步亦步。』予喜云：『但得事事如舉，不用山僧囑付。』正恁麼時，忽有個傍不甘底漢出來道：『華王座上宜為人天解粘去縛，何得世諦流布？』山僧向云：『不見道：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結制，立僧，上堂。元首座問：「黃葉紛紛明祖意，安禪結制復奚為？」師云：「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進云：「時聽焦桐彈此曲，座中幾個解知音？」師云：「我已無端落荒草，直須相累入深村。」進云：「休將瑣瑣人間事，換我悠悠林下閒。」師云：「祖翁舊閣閒田地，料理須憑弟贊兄。」進云：「恁麼則妙印手提煙塞靜，傍分帝命為傳持。」師云：「虛空點首，大地和南。」座禮退，師乃拈拄杖，云：「大眾！心既真，行本直，橫拈倒弄幾人識？先師曾用十餘年，我亦全憑者個力。探竿影草驗正邪，逆順場中堪作式，西堂手眼自圓明，拔楔抽釘兼妙密。龜毛結網三千丈，把住放行看縱抑。諸昆仲！放行則且止，把住一句作麼生？」卓拄杖，云：「黃河凍合鎖纖流，法身露出難藏匿。」

臘八，藏明禪德請上堂。玄大師問：「任從三尺雪，白不到孤峰，未審孤峰憑個甚麼不被雪霜？」師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進云：「瞿曇早得師親指，免受雪山六載寒。」師云：「不到烏江畔，知他未肯休。」進云：「寒山忘卻來時道，拾得相將攜手歸。」師云：「家住深山更覓山，眼開何處著羞慚？」進云：「灼然，灼然。」師云：「屈原若不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玄禮退。師乃拂拂子，云：「正覺峰頭爛葛藤，山僧今日要斬絕，那個男兒不丈夫，瞿曇何用強分別？引得禪流向外尋，草鞋踏破不肯歇，現前一眾許多人，習以成風困途轍。眾中莫有為黃面出氣者麼？試出來分雪。」卓拄杖，云：「縱然分雪得行，須防平地著跌。」喝一喝。

元旦，三木監院請上堂。玄座元問：「白雪已鋪銀世界，杲日當空事若何？」師云：「山河呈舊面，草木獻新容。」進云：「萬疊青

山如洗出，誰是居塵不染人？」師云：「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進云：「一點陽春塵剎裏，直教四海樂無為。」師云：「世祖成功三十六，雲臺何似釣臺高？」進禮拜，歸眾。問：「六花飛瑞，預兆豐年；野老謳歌，各安舊業。舊業且置，如何是新正一句？」師云：「日月光天德，山河壯林居。」進云：「戶外雖添遲日景，窗前猶點舊年燈。」師云：「新舊即不問，喚甚麼作燈？」進云：「知音不用頻頻舉，達者分明暗裏驚。」師云：「誠獅子兒，一撥便轉。」乃云：「雨雪以時，人物安然；春光匝地，三千大千。忘機山鳥，樂此林泉；隨時應節，共慶新年。大眾！還識得山鳥慶新年麼？」以手鼓翅，作白鷴鳴，云：「一唱已開千戶曉，幾人解覺五更先？」

結制，冬監院請上堂。座元玄大師問：「一向川搖嶽擊，而今海晏河清，再整爐錘，憑誰恩力？」師云：「意氣不從天地得，行藏豈為勢時摧？」進云：「靈苗瑞草和根拔，未審此間作麼生？」師云：「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進云：「果然文彩全彰處，三十年後祖燈新。」師云：「如何是祖燈新一句？」進云：「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師云：「輕輕躡足龍門過，惹得清風動地來。」進云：「起動和尚。」師云：「請公尊重。」乃云：「勢異時難在所然，山中監院請安禪，鎗林火聚忘燒割，鐵壁銀山志愈堅。」擊如意，云：「向者裡薦去，休言佛祖，謾說愚賢，脫或沉吟，以夜為日，失食忘眠，秤錘捏出黃金汁，頑石深鑽自見煙，一朝驀地相逢處，新婦騎驢阿家牽。」

澗老和尚八旬誕日上堂。乃揮拂子云：「白髮人今轉翠阿，盂峰猶自碧嵯峨，謾隨世諦生欣戚，正法難扶可柰何？道曠無涯休指註，瞠開兩眼哭還歌。吾師壽量非言說，莫將幻影論生滅，披蓑垂釣有多般，照盡潭空誰辯別？花甲云添二十年，灼然癡守舊途轍。恁麼喚先師今日八旬大誕得麼？」良久，云：「老鶴雖移松頂巢，風吹不動天邊月。」

元旦，召監院請上堂。玄座元問：「歲華昨已結，韶景又重新，畢竟承誰恩力？」師云：「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進云：「知者如何？」師云：「玉蘊荊山媚，珠騰大海光。」進云：「若然，人人抱璧，箇箇懷珠。」師云：「璧即且置，珠試呈看。」進云：「一丸當面擲，大地著眼看。」師云：「好語忽將來。」進云：「咦。」師云：「禹力不到處，水聲流向西。」座禮退，師乃揮拂子，云：「求名者趨朝，求利者入市，百藝與九流，皆從今日起。惟有林下人，不逐外物使，優游泉石間，任運樂行止，事來隨撥置，事去仍復爾。如斯舉似，還有佛法也無？有則頭上安頭，無則撥波求水。去此二途，若為定當？」擊拂子，云：「嶺梅枝上鵲聲新，五湖四海春王裏。」

結制，上堂。問：「玅體本來無位次，石霜王子意如何？」師云：「休拈古調單于曲，不落宮商試舉看。」進云：「如何是誕生？」師云：「呱聲未絕稱尊貴。」「如何是朝生？」師云：「汾陽終始列臣班。」「如何是末生？」師云：「白水源來承漢祚。」「如何是化生？」師云：「大唐基業賴秦王。」「如何是內生？」師云：「拱默威嚴孰敢量？」進云：「師踞猊床，當指何生？」師云：「不離當處常寂然，指即知君不可見。」進云：「若然，今日結制翻成虛設。」師云：「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進顧左右，云：「灼然婆心徹困，大眾須知。」師云：「知底事作麼生？」進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襤衫。」師云：「咦。」問：「昨夜寒風起，今朝匝地霜，風霜即且置，此事請商量。」師云：「寒鴉銜月叫，回鴈怯霜棲。」進云：「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云：「流水高山無限意，笑看得得覓鍾期。」進云：「一種沒絃琴，惟師彈得妙。」師云：「塗污不少。」迺云：「黃葉落，三冬迫，千山萬木顏非昔，主人何事別家鄉？甘作五湖羈旅客。雲冉冉，依誰宅？累我枯腸多感惜，覓天掘地幾經遭，鞭牛打車成虛役，窠臼踏翻消息無，方知一向枉搜索。曲曲垂慈，若何指陳？此日規模歲歲同，忘餐廢寢屢晨夕。」
解制，上堂。以如意打〇相，云：「撥出雲中月，四海白如晝。水寒魚不餌，釣者豈疏漏？解網釋結，是何氣象？呂 尚從今倦下鉤，成湯自此停冬狩。」
上堂。「人人頂門上輝大寶光，箇箇腳跟下縱橫十字。因甚問著本命元辰，十人有五雙擬議。山僧恁麼拈提，也是一場特地。」
除日，上堂。「此際迎新送舊年，東村王老夜燒錢，山僧不免依條例，飯後長伸兩腳眠。如斯舉似，還有為人處也無？自是一般清意味，如何對境復茫然？」
元旦，上堂。問：「青山呈舊面，黃鳥弄新聲，還當得新年佛法也無？」師云：「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進云：「天無私蓋，地無私載，又作麼生？」師云：「一氣不言含有象，萬靈何處謝洪恩？」進云：「紅日高懸映寶欄，一年好景大家看。」師云：「你喚甚麼作紅日？」進云：「切憶洞上之言。」師云：「夜深須識把針人。」迺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天下和平，衲僧得一事事現成，拄杖子得一任運騰騰。古德恁麼提持，博山要且不然，二繇一有，一亦莫守，拈三門來佛殿裏，將太虛藏北斗，三世諸佛瞠睛有分，歷代祖師望風稽首，不是神通玅用，亦非三三當九，借婆衫子拜婆年，風流餘韻還知否？」
端節，上堂。「耿耿衷腸赴汨羅，千秋熱血冷江波，江波冷向君王問，為問君王會也麼？三閭大夫孤忠可掬，未免激濁揚清，坐守一色。若知瞿曇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未來事，不與現在有所

住，又何用齋志泉源、屈沉死水？且如何得應時適宜去？三年逢一閏，五月兩端陽。」
中秋，上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甚麼？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
結制，上堂。「我患腸瘋纔歇，諸人心病復起。帶累疲弊不堪，晨昏一番料理。作麼生料理？不許鑿壁偷光，撥波求水。」
解制，上堂。「汝步渠亦步，汝趨渠亦趨。欲覓渠起處，直路翻成迂。何況向外求，愚人益自愚。然則迴超途轍又作麼生？銷兵放馬後，鼓腹樂何如？」
開山異和尚百歲，上堂。問：「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者漢，未審者漢還有反覆也無？」師云：「暫時自肯絕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進云：「且道異祖今日畢竟是生耶？死耶？」師云：「識得目前無異路，何妨陰壽與陽年？」進云：「若然，臘月蓮花隨手獻，不知誰是破顏人？」師云：「莫是上座麼？」進擬議，師喝，問：「盡道祖翁今日生，即今祖翁在甚處？」師云：「一度風雨一度寒。」進云：「如何是和尚為人句？」師云：「寒盡春來暖氣寬。」進云：「如何是過去世？」師云：「是水皆含月。」「如何是現在世？」師云：「無山不帶雲。」「如何是未來世？」師云：「泣露千般草。」進云：「三世已蒙師指，超佛越祖若何？」師云：「三十棒。」乃揮拂，云：「因今念往事，千古真厥軌，往事驗今時，堪悲不堪視。吾祖撾毒鼓，曾貫金陵耳，法幢聳西江，震旦絕倫比。我生法運移，私心實仰止，靈鷲峰前拆卻本，博嶠花開在碓嘴。誰道馨香六載餘？枝榦亭亭望標起，株株隨分掃落黃，大壽逢時愧疏禮。諸昆仲！當自委，法身壽量等太虛，謾謂今朝百歲已。雖然，不喚作百歲，茫茫匝地普天，人人撥波求水；若喚作百歲，盡向空中覓鳥跡，蹉過目前秖者是。畢竟如何？大抵還他肌骨好，不須對鏡畫娥眉。」
上堂。「驚看日月跳雙丸，欲覓安居無處安。荊棘林中下腳易，泥途有刺避還難。心擬進，步仍跚。咄！三界蜃樓何足羨，休把歸期屈指端。」
元旦，上堂。問：「梅花呈笑面，楊柳展歡眉，祖意分明甚，如何應此時？」師云：「堂前客拜年。」進云：「新舊交參又作麼生？」師云：「杲日麗中天。」進云：「口吞佛祖，眼蓋乾坤。」師豎拂子，云：「你還吞得者箇麼？」進云：「達者須知暗裡驚。」師云：「伶俐衲僧。」問：「閫外威權良有準，不傷風化自昇平。昇平氣象，請和尚指出。」師云：「六龍乘雲御九天。」進云：「年來喜得新消息。」師云：「你還識不傷風化者麼？」進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師云：「玉帛朝回望帝鄉，鳥孫歸去謾稱王。」問：「爆竹一聲催臘盡，桃符萬戶迎春，未審衲僧

家作箇甚麼？」師云：「門前喜有長松柏，時聽子規來上啼。」進云：「松柏歲寒操不易，子規幾度去還來？」師云：「作麼生見得？」僧一喝，師云：「又恁麼去。」迺云：「屋後梅開遍，堂前客拜年，韶光歲復歲，須委遷不遷。諸昆仲！喚甚麼作不遷？莫是天地位、萬物育麼？莫是四時行、百物生麼？莫是長安征戰、我國晏然麼？是則固是，然猶未然。畢竟喚什麼作不遷？年來喜得新消息，六龍乘雲御九天」。

元宵，上堂。「堂前室裡燈，照燭尚輝煌。天上水中月，清光不如常。更憐歌舞地，猿叫斷人腸。故國已荒虛，支身惟口糧。巢居既弗可，穴處復難藏。辟穀已無術，休糧幸有方。如何是休糧方？但能飯向無心碗，自有人提折腳鐺。」喝一喝。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一終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之二

嗣法門人傳鵬編

住信州博山能仁寺上堂二

誕日上堂。「四十五年前，過去事已過去了；四十五年後，未來事誠然未來；正當現在，變幻紛紜，刻刻不住。何者即是？」拈起拄杖，云：「騰騰任運無今古，豈肯釘椿去搖艣？有時虛堂兀坐，似愚若魯；有時赤手入廛，張弓架弩。羚羊挂角絕形蹤，丹鳳翀霄因風舞，一卉開時蜂競採，苗枯花謝誰依怙？」卓拄杖，云：「皓月當窗清夢回，此道今人棄如土。」

因事上堂。「小兒曹，小兒曹，隨時異素操。恍若秋前樹，葉落聲蕭颼。松間箕踞者，睹此亦疲勞。還有卓立不群者麼？脫盡皮膚貞實在，白雲去後見山高。」

上堂。「博山有一訣，尋常未輕說。今日特拈出，諸人試分別。」擊如意，云：「風不待月而涼，火不待日而熱。」

結制，上堂。「閉門瞌睡，接向上機；從苗辯地，為憐中下。博山恁麼，接上機耶？憐中下耶？」驀擊如意，云：「秖此風墮葉，喚作止啼錢。」

上堂。「海神喜欲移天柱，大地紛紛相耳語，碧眼胡僧笑點伊，始知一向鑿空舉。我昔曾從此處來，張拳奮臂亦同侶，妄情消，絕意緒，狂心頓歇肯自許？夜明簾外聽朝君，古鏡臺前息煙炬，照用機輪事事忘，安容更道振戈旅？雖然一向鑿空，胡僧伎倆可施，此念未興，指點甚麼？咦！鼠糞休教投鼎釜。」(因耿藩請師易服從戎，故云。)

上堂。「尊貴重重古殿封，時聞閽外奏旋功。野僧未識承誰力，睡覺窗前日已紅。今非昔，復匆匆。熨斗煎茶銚不同，拈起簸箕別處春。相逢謾話朝堂事，更嫌身在此山中。」

元旦，上堂。座元大師問：「不落窠臼即且置，斬新條令意如何？」師云：「山河無阻礙，春光觸處周。」進云：「莫是皇風一片，封疆不守麼？」師云：「依稀相似，彷彿不同。」進云「端的一句又作麼生？」師云：「寒山與拾得，笑插嶺頭梅。」進云：「與麼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師云：「朝堂之事不妨道看。」進云：「是漢是秦俱不識，五更但聽上方鐘。」師云：「剎竿頭上風車子。」問：「第一義首座大師一椎打就，即今拈香祝聖，請和尚道。」師云：「雨過溪光淡，雲開嶽色新。」進云：「庭前瑞氣祥雲靄，屋後梅花門雪開。」師云：「家鄉咫尺路非遙，貪尋風景

隔雲霄。」乃云：「案山呈舊面，幽鳥弄新聲，毛頭星不現，良人罷遠征。文殊、普賢無端起佛見、法見，被山僧痛棒趁出。眾中還有不甘者麼？」眾不出，師云：「鼓腹樂昇平。」

結制，上堂。「結繩政，簡且約，指天交質費穿鑿。言多去道日轉遠，守默忘緣成造作。纔有絲頭便蓋覆，迥絕無依始寬廓。既然，博山因甚循條攀例，添人粘縛？咄！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還藉風吹落。」

上堂。「蕨長千峰已豎拳，夷齊何事尚憂煎？春風穆穆翻成妒，羞對商山話舊緣。如何是舊緣？說向人前黑了天。」

上堂。「桃李鬥芳菲，嗟我憂盈抱。時運日推遷，少壯亦已老。多為人事愁，誰覺身枯稿。嗟哉復嗟哉，堪悲不堪道。諸昆仲！既堪悲，為什不堪道？不識大哥妻，原來是嫂嫂。」

上堂。「成住壞空，不從他得。喜怒哀樂，復更由誰？對境能忘取捨，何妨建立隨時。設或情存向背，全身沒陷淤泥。超透一路，還識得麼？蝦蟆蚯蚓過東海，無毛鷂子撲天飛。」

上堂。云：「荊棘叢中翻身，聲色頭邊坐臥，且道什麼人境界？」座元大師出云：「良哉觀世音，全身入荒草。」師云：「我行荒草裡，汝又入深村。」進云：「因誰致得？」師亦云：「因誰致得？」進云：「佛祖位中留不住，行於異類且徘徊。」師云：「浩浩紅塵裡，灼然見故人。」進云：「咦。」師亦咦。乃云：「天上鳥，水中魚，緣境相忘，飲啄徐徐，橫衝直撞渾無礙，飛騰游泳樂何如？」以拂子打〇相，云：「還見麼？不撥自轉盤走珠，無私獨運若蟾蜍。」

中秋，上堂。「秋露既白，秋葉抽黃，離群孤鴈，哀怨凄涼，時節仍舊，人事非常。如何是仍常事？雲外天飛鏡，巖前桂吐香。」

元旦，上堂。忽雷震，僧問：「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時節未至，因甚雷動中天？」師云：「大用現前，不存軌則。」進云：「為復是冬行春令？為復是玅用神通？」師云：「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是裡頭人。」進云：「萬邦歌有道，四海樂無為。」師云：「如何是無為景象？」進云：「鼓腹不知堯舜力，村歌社舞樂昇平。」師云：「好語忽將來。」問：「殷殷雷震雨汪洋，箇中消息請師揚。」師云：「溪邊嫩竹迎風舞，嶺上老梅鬥雨開。」進云：「且道是當風指竹，法爾如然？」師云：「相見人人笑臉開。」進云：「翀霄定是鳳凰兒。」師云：「你試翀霄看。」進云：「請師高著眼。」師云：「鈍鳥不離窠。」乃云：「天本高，地本深，雷忽震，烈風行，雲作雨澍，萬類育成，祖意西來，誰更外尋？既不外尋，何者即是？」卓拄杖，云：「一點陽春塵剎遍，拈來大地盡黃金。」復卓一卓。

上堂。「定盤星，誰不睹？歷歷分明不覆藏，無端特地尋泥土。鉤頭意，試吞吐，收綸擲釣事何常？清波不犯超今古。還會麼？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上堂。「眾鳥翱翔繞樹啼，憑欄望彼欲何棲？去年巢寄南山下，今歲巢空北向迷。世外逍遙隨分好，青蘿爭得與雲齊？」喝一喝，云：「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兒盛將歸。」(民失居所，避亂無策，故云。)
心空選上座入塔，上堂。歇記室問：「聞道心空法亦空，請師陞座復奚為？」師云：「玉露垂青草，金風動白蘋。」進云：「恁麼則空禪人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師云：「相看滿船歌白雪，不知霜露入秋衣。」進云：「不因夜來鴈，誰憐去路人？」師云：「白雪作麼生和？」進云：「請師聽。」師云：「誰是節拍人？」進云：「某甲禮拜去也。」問：「既知心本是空，未審來選甚麼？」師云：「誰識是當人？」進云：「二邊渾莫立，中道不須安。」師云：「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進云：「家家有路透長安。」師云：「路在甚處？」進云：「看腳下。」師云：「錯。」乃云：「人人本有，醒醒靈靈；箇箇圓成，靈靈醒醒。不從已叩，徒向外求。著妙著玄，大似望風捕影；覓生覓死，何如掘地討天？撞入涅槃城，未許心空及第；弗住無生國，須知孝滿曹山。子順母慈，雖稱奉重；珠藏玉韞，貴在掀翻。是什麼人分上事？塵中有佛呼來選，身裏無家向此宗。」喝一喝。
上堂。拈起拄杖云：「還見麼？認著依然還不是。」卓拄杖云：「還聞麼？若將耳聽終難會。」橫按拄杖云：「是甚麼？混則知處，類之不齊。」擲下拄杖云：「畢竟是箇什麼？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博山機，亦何奇？昔時雷厲風行，壁立嶮巇；年來平田淺草，與世推移。」驀豎拄杖，云：「謾道生來無定力，逆風吹又順風吹。」
立義天西堂，上堂。「化外來賓，河清海晏，南窗坦腹，高臥羲皇，盡知時清，物泰節候。忽若楊子江吞卻鄱陽湖，報恩塔撞倒東西梁，是甚麼節候？」良久，云：「問取義天西堂。」
元座元受請，引座上堂。歇記室問：「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旨如何？」師云：「香柑林老已經霜，拈出憑君仔細嘗。」進云：「南枝向暖北枝寒，莫是春風有兩般？」師云：「如何是兩般底事？」進云：「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師云：「一氣不言含有象。」進云：「波裡雖彰明月印，入山推出宿雲來。」師云：「賴汝竭力。」乃云：「舊令雖是全彰，新條又將拈出。承虛接響，便來問性問心；撥草瞻風，更從覓佛覓祖。獅

子座上指北呼南，象王室中揚眉瞬目。額間挂劍，機用顯殺活同時；肘後懸符，文彩示縱橫自在。花開嶠翠即且止，敲唱雙行意若何？」卓杖，云：「澗水源從洵水出，宿雲日照博山青。」復舉：「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出即不為人。』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出即便為人。』」師云：「二老生涯各立則固善，若用出處為人，曲折不少。博山今日恁麼，是為人耶？不為人耶？」喝一喝，云：「平生肝膽向人傾，相逢謾道不相識。」

鼓山為霖老和尚命一脈老宿掃祖塔，請上堂。問：「鳳嶺嵯峨即不問，劣崩峰高勢若何？」師云：「葉落風骨露。」進云：「常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師云：「家中事作麼生？」進云：「五九盡逢春。」師云：「錯。」問：「迷之與悟相去幾何？」師云：「鼻頭在眼下。」進云：「迷悟堆裡横身，得失叢中逞俊，又作麼生？」師云：「榮辱偏隨騎馬人。」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如何是你風流處？」進云：「山尖月一彎，物外任安閒。」師云：「未是你安閒處。」僧一喝，師云：「怎得安閒？」迺云：「久疑頓釋，洒落何如？遠客歸家，慶快難比。脈禪德見師翁劣崩峰頭已露當家種子，永季祖為法叔雷鳴石鼓藉其再世楊岐，既妙轉功，回途策杖掃黃博嶺，請法山僧憶龍牙道：『一切名山到因腳，辛苦年深與襪著，而今老大不能行，手裡把箇破木杓。』白雲端云：『龍牙老人可謂熟處難忘。』」師云：「龍牙長行思住，果然熟處難忘，豈免白雲揀點？脈禪德長住思行，了忘擔荷，博山為彼依實供通。辛苦年深著黑裘，幾翻欣厭幾翻休，而今脫體無拘束，一切名山信步遊。遊則且從，秖恐為法叔未許久假。」

退院，上堂。義西堂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和尚得何三昧，博山宛然如故？」師云：「要識真金火裏看，杖頭有眼明如日。」進云：「從前汗馬無人識，今日方稱蓋代功。」師云：「春燕雛成移舊壘，午雞啼罷啄陰階。」進云：「功成不住雖堪羨，退已讓人益見奇。」師云：「屈原若不逢漁父，千古誰人論獨醒？」進云：「南巒一陣薰風起，推出山中久宿雪。」師云：「推出後如何？」進云：「大家扶起破砂盆。」師云：「有是哉？」歇後堂問：「撒手端然坐，白雲深處閒，還有為人也無？」師云：「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進云：「鐵牛不喫欄邊草，靈雀豈棲無影林？」師云：「夜半穿雲去，天明戴帽歸。」進云：「若然，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師云：「一任瞻仰。」問：「開基刱業前王事，端拱持盈後帝心，如何是端拱持盈底事？」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進云：「恁麼劍戟盡為農器用。」師云：「九天雲靜鶴飛高。」進云：「大家齊聽太平音。」師云：「你試聽聽。」進云：

「鶯棲燕市笙歌鬧，月白風清四野歡。」師云：「聽得一半。」迺云：「鯨波靜，狼煙息，高崗鳴鳳振雲翼，鴟鴞踞地仰天嗤，翱翔欲展翅無力，不如歸者不如歸，自是不歸歸便得。還見麼？春燕雛成移舊壘，午雞啼罷啄陰階。」
永豐邑侯、齊邑鎮陳，暨紳衿等為師造像落成，玄和尚請上堂。「驀然突出峰頭，笑他乾坤倒走；激揚本地風光，累我現前諸友。還見否？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住信州高泉語錄

師甲辰四月八日在宿雲，受信州上永紳衿及當山勤舊請，住高泉寺，於廿一日入院。
上堂。僧問：「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時如何？」師云：「一九當面擲，大地著眼看。」進云：「石鼓纔聞天地震，木馬嘶風出漢秦，又作麼生？」師云：「天左旋，地右轉。」進云：「恁麼則高泉一滴真甘露，洒作山河大地春。」師云：「引不著。」乃云：「慵說道，嬾談禪，按下雲頭住葛仙，四眾無端頻逼促，又攜瓢笠到高泉。剎竿重豎，全賴英賢，要紹壽昌祖風，直須努力耕田。耕田固是，還識得扶犁者麼？」卓杖，云：「紫霞澗中飛片雪，龍資寺裏浪滔天。」
端節，上堂。「玉几峰前，白字碑文獨露；龜泉井畔，青松當道全彰。若向者裏領略，何妨鬥舟插蒲？如或未委，三玄池映峰頭月，太極窩名四海傳。」
小參。「我知你知，你見我見，心佛眾生，何曾隔線？不惜莖眉，重為方便。」擲拄杖，云：「海神不貴夜明珠，滿把撮來擲人面。」
小參。「千倉盈，萬箱益，收藏宜及時，活計貴精術，叮嚀學道流，個事須委悉，荏苒度朝昏，苦在三十日。個事現成，委悉甚麼？雨打風吹草裡埋，問著依然云不識。」
小參。「一翻雨，一翻風，仲春猶寒，白雪彌空。詢老農，卜 歲豐，謂言九九將盡，犁鋤正好施功，天道一從人見，西成勤墮不同。莫朦朧，打著南邊動北邊，東山燒火西山紅。雖然，西成在勤墮，頓悟又如何？東卜 與西卜 ，迢迢隔萬峰。」
示眾。「叮嚀莫逐情牽，迷悟自分愚賢，惺惺主人牢記，空花世事虛緣。如實證，如實傳，佛祖不值半文錢，秖此莫是到家行履麼？咦！潑油救火殊堪笑，雪上加霜更可憐。」

住信州瀛山語錄

師丁未正月二十一日，受玉山諸當道合邑鄉紳文學檀護暨本山勤舊監院執事啟請主瀛山，至二月十五入院，迨庚戌又二月一日始開堂。
受請。舉如意云：「如意有時壁立萬仞，有時平高就下，有時八字打開，有時渾無縫罅，應機示現又作麼生？看風用帆，傾湫倒瀉。」
三門。「遇緣即應，不憚羊腸，信步直入，何用商量？」
佛殿。「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咄咄咄！」
韋馱。「任即赴，賴擁護。護甚麼？露。」
伽藍。「不以時艱，有辜面命。為翰為屏，乃恭乃敬。」
祖師。「一堂商量舊題目，癡人錯向東西卜　。作麼生得不錯去？六六依然三十六。」
雪和尚像前。「風來松說偈，人去雪猶關。雀角聲生處，鶴驚知幾般。今朝得展座，相對笑開顏。」
據室。「錯然則吉，不可犯忤。拔楔抽釘，英靈失措。」喝云：「拋出栗棘蓬，試看誰吞吐？」
指座。「露堂堂，絕覆藏。脫未委，雪加霜。」遂陞。
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開山法伯雪關和尚。」復拈香云：「此瓣香曾向博山拈出，今到歸雲室裏，何妨錦上添花？供養傳洞上二十八世博瀛普寧堂上本師澗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雲岫大師白槌畢，玄大師問：「赴感隨機，無方不應，逆風把柁，意作麼生？」師云：「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進云：「世尊不起樹王而昇忉利，和尚未離博嶠早住瀛山，且道相去多少？」師云：「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須辨往來源。」進云：「恁麼則砂盆扶起，法鼓重鳴。」師云：「來朝更有新條任，惱亂春風卒未休。」進云：「佇聽雷音。」師云：「請公尊重。」問：「實篆煙騰籠嶽頂，禹門三汲浪滔天，個中消息即不問，耀古騰今事若何？」師云：「金鎚影動，寶劍光寒。」進云：「恁麼則寂寂無音去也。」師云：「碓嘴使開花。」進云：「泥牛吼出扶桑國，木馬嘶歸浪苑洲。」師云：「念得好聽。」乃云：「邑侯昔日請登臺，三載住持口嬾開，語默都盧存此道，春蘭秋菊不須猜。大眾！如何是此道？莫是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麼？莫是觀機利鈍、收放有時麼？莫是普應多方、大功不守麼？莫是因該果海、果徹因源麼？且喜總沒交涉。畢竟如何是此道？」驀揮拂子云：「當年面上重安鼻，腦後今朝更畫眉，初學久參應辨別，當機殺活謾稱奇。」雲大師結槌，師下座。
當晚，小參。「雪峰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既一一相見，又用說個甚麼？」復

舉：「慈明示眾云：『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喚甚麼作無為法？』良久，云：『向下文長，付在來日。』山僧又且不然，一切聖賢皆以差別法而證無為，上是天，下是地，又喚甚麼作差別法？白日青天，切忌說夢。」

請雲大師主瀛山席，引座上堂。問：「錯節盤根嘗不避，大功不宰事如何？」師云：「春燕雛成辭舊壘，九皋鳴後過龍池。」進云：「雞足兄呼弟應，甲鰲弟應兄呼，未審還有分別也無？」師云：「欄杆雖共倚，山色不同觀。」進云：「如是則瀛博謙光，諸方迥異。」師云：「虛空掛彩，有眼皆見。」進云：「陽春雪曲清音遠，二老亭前笑展眉。」師云：「鍾期既遇，奏《流水》以何慚？」乃云：「鐘聲纔罷鼓聲催，收放臨時亦壯哉，坐見白雲歸遠岫，不須造作與安排。大眾！還知山僧做處麼？瀛山仔任三載週全，特請雲岫息我勞肩，不獨推同門光前烈，抑亦定繼席起後賢，破院聲光自茲遠播，陽春白雪廣為流傳。」喝云：「且道者一喝是遠播？是流傳？少待新和尚為汝敷宣。」

元宵，小參。「眾生盲昧所親，秖調合覺背塵，誰知覺亦非真？空勞役役心神，畢竟那箇是親？」以如意打〇相，云：「光輝萬古常如舊，不似人間一夜新。」

端午，小參。「山蒼蒼，水涓涓，遙憶懷沙人可憐，不鬥龍舟情已慘，龍舟鬥處忠魂牽。舞棹者，復何然？藏身謾道無蹤跡，夜叉曰把珊瑚鞭。沒蹤跡處莫藏身，蚯蚓蝦蟆上梵天，正當此時，瀛山奚為？角黍菖蒲聊應節，不將閒事挂心田。」

中秋，小參。「瀛山門下無法可說，每逢中秋團圞賞月，驚看地轉天旋、雲蒸霧結，可憐挈挈波波、東倒西跌，刀山劍樹皮穿骨裂，鑊湯爐炭灌銅飲鐵，此時得暫回光，鼎沸場中頓歇。既無法說，道底甚麼？太虛空中切忌釘橛。」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二終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之三

嗣法門人傳鵬編

再住信州博山能仁寺上堂三

師於康熙丙寅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剖監院暨兩序、合山大眾，啟請再主祖席。
上堂。問：「昔年讓位推賢，今朝復主祖席時如何？」師云：「青山不約常當戶，流水無心自入池。」進云：「復佈東君令，花開上苑春。」師云：「試瞠眼看。」進云：「舊辭連韻唱，遠送青來。」師云：「嗄。」迺鼓掌作雞鳴，云：「午雞啼罷啄陰階，復唱千門曙色開，金果秖因猿摘去，玉花還待鳳啣來。」擊如意，云：「不惜通身混泥水，坐看鐵鋸舞三台。」
上堂。問：「壽山疊翠群瞻仰，不落千支請舉看。」師云：「類之不齊，混則知處。」進云：「綠竹不因風起舞，紅桃爭得笑春風？」師云：「紅桃試呈看。」僧作呈勢，師云：「分明月在梅梢上，尋到梅梢月已遲。」迺云：「若效杜口毘耶，有負來意；或乃隨邪逐惡，未免眉毛打失。畢竟如何？」以拂打〇相，云：「虛空綵繪，壽山突出，背看分明，正觀難識。明如滲兮暗如日，千眼大悲辨莫及。雖然，筆端未形，壽山在甚麼處？」喝云：「傲古凌今無等匹。」
靈鷲義和尚請上堂。問：「一人有慶，海眾雲臻。如何是一人之慶？」師云：「水上卓紅旗。」進云：「如何是海眾雲臻？」師云：「瞻之仰之。」進云：「恁麼雷音吼出天花落，法雨傾時大地春。」師云：「錯。」乃揮拂云：「至理無言，何用饒舌？三拜歸位，親切親切。」喝一喝。
安兩序，上堂。云：「雲從龍，風從虎，博山拄杖誰與伍？等閒卓出人前，也是泥上加土。」擲杖，下座。
元旦，上堂。師良久，噴噓一聲，云：「識得麼？年是新年，日是新日，騰騰任運，無固無必。」復噴噓一聲，云：「大吉。」
上堂。「巍巍不動尊，足不離地走，覿面弗偎陀，面南看北斗。識得麼？瞬目落二三，何用重開口？」問：「不動尊因甚足離地走？」師云：「切忌形影覓。」僧擬議，師云：「迢迢與我疏。」
上堂。云：「腳跟如釘，脊梁似鐵。正說邪說，胡說亂說。相席打令，看孔著楔。脫或觸境生心，隨時起滅。」喝云：「道火何曾燒著舌？」

重建澗老和尚塔院峻工，上堂。問：「太虛請問如何點綴？」師云：「矢上加尖。」進云：「恁麼則一翻拈出一翻新。」師云：「你試拈出看。」進云：「虛空掛彩，有眼皆見。」師云：「瞻仰有分。」迺云：「椽折梁傾，觸目眉結，一旦重新，家風自別。塔影光搖徹太虛，老僧試為重點綴。何點綴？開基籌畫日經營，坐對奇峰今復別。」

上堂。問：「催耕日夜鳴，嬾人睡不醒。睡醒時如何？」師云：「喫粥喫飯。」進云：「和尚如何行履？」師云：「喫飯喫粥。」進云：「謝師指示。」師云：「杓卜 聽虛聲。」迺云：「幻軀匪堅，長庚曉月，夏長秋收，時時漏滐。目前岐路如矇昧，開眼未免墮途轍。秖如無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又如何？雲霞萬里收，明月光皎潔。」

除夕，上堂。問：「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師云：「歸家時如何？」進云：「不因嶺上梅花放，春色焉知萬戶同？如何是同的事？」師云：「冷暖應自知。」迺云：「殘臘將盡，多見尖儀，白髮頭陀，懽笑展眉。胸懷非別，人世忘思，千聖不慕，己靈重誰？倦來即睡，任喚癡癡。」

元宵，上堂。問：「堂前燈且止，雲裏月何在？」師云：「剔起眉毛向上看。」進云：「阿誰得見？」師云：「切忌天上覓。」僧擬議，師打，云：「擬思隔萬山。」迺云：「堂前燈，雲裏月，個事明明漏滐，更問如何，紅爐覓雪。」

上堂。問：「如何得隨緣任運去？」師云：「相逢且喫茶。」進云：「莫便是安身立命處麼？」師云：「淨地卻迷人。」迺云：「著玄妙，誠顛倒，菩提涅槃是什麼？真如佛性不堪道，一回舉起一回新，幾度拈來幾度埽。畢竟如何？佛祖等視若浮雲，任運隨緣非所好。」

上堂。問：「幻合幻離是個甚麼？」師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進云：「恁麼幾般雲色出峰頂，一樣泉聲落澗中。」師云：「莫將支遁鶴，誤作右軍鵝。」迺云：「來何來？去何去？昧卻主人公，遍地覓本據，忽聽子規啼，慚惶無避處。是甚麼物？恁麼來兮恁麼去。」

上堂。問：「橫吞世界、倒跨須彌的人，未審還稱到家也無？」師云：「有為終不貴。」迺云：「秀才忙忙赴考，衲僧時時打掃，掃聖掃凡掃虛空，纔著些兒便顛倒，八角磨盤空裏走，莫守寒巖異青草。」

上堂。「殷嗟麥秀，周悼黍離。興歌寫怨，凄以其悲。顧瞻松柏，勁幹挺枝。新蒲細柳，顏色時移。警心觸目，耿耿于茲。雨露之

思，中懷悵而。雖然，視三界如夢幻，目興廢若漚花的人，又且如何？咄！逆之則嗔，順之則喜。」
元宵，上堂。「燈是燈，月是月，三歲孩兒解甄別。燈非燈，月非月，鐵額銅頭盡結舌。燈月交輝，如何說說？夜半正明，天曉不露。」
上堂。「秖者是，錯認珍，思量分別，建立乖真，直饒點即便到，不向外尋，也是杓卜 聽虛聲，開眼著埃塵。雖然，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未審建立何法？咦！倒腹傾腸如未委，君向瀟湘我向秦。」
上堂。「屋後數株老梅，山前一派煙霞。家風清貧如洗，囊無一物堪誇。更問西來祖意，不敢捩目生花。」
上堂。「說無著無，說有著有，競趨兩頭，茫然失守。有不著有，無不著無，脫體無依光獨露，趙州東壁掛葫蘆。」問：「水漲前溪，鳥啼林樹，春際物類如然，未審衲僧做處如何？」師云：「趁起泥牛耕隴上，笑看兒童捉柳絮。」進云：「只圖海嶽求知己，休論人世與浮沉。」師云：「謾借他人力，叩己得安閒。」僧作禮，云：「誠哉師言！」師云：「逢人切忌錯舉。」
上堂。舉：「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牆外的。』」師云：「牆外底不是道，動步即錯休外討。百城煙水日茫茫，看來已是自顛倒。相逢誰非地行僊？何處不是蓬萊島？報諸人，謾學杓卜聽虛聲，須信衣珠光皎皎。」
上堂。「初伏天，十分熱，夾背汗流，扇搖不歇，佛法也大有，牙痛弗能說。」
上堂。問：「無為無事人，因什猶是金鎖難？」師云：「青天也須喫棒。」進云：「坐著白雲時如何？」師云：「絕點純青階下人，密移一步看飛龍。」迺云：「不信本來具足，常年東卜 西卜 ，秖圖入海算沙，未肯回光返矚。須知密在汝邊，無勞遍叩名宿，山僧恁麼告報，也是瑕生白玉。」
上堂。問：「騎牛覓牛即不問，騎牛到家時如何？」師云：「長伸兩腳眠。」進云：「出頭天外看，誰是者般人？」師云：「海底紅輪秀，石上不栽花。」迺云：「祖席支撐四十年，搪風抵雨老猶堅，而今擬就閒閒地，拓出圓明照大千。且道圓明即今什麼處覓？即知君不可見，不離當處常寂然。」
上堂。「今朝十月十五，處處撒沙撒土。耳聞喝以雷轟，眼見張弓架弩。須知不盡如然，弗入他家隊五。飽餐伸腳打眠，熟睡憨憨到午。有問向上宗乘，謾將鼠糞投釜。」問：「自從少室分燈後，各展宗猷振祖風。當年饑餐渴飲的人，祖風又作麼生振？」師云：「更嫌何處不風流？」

上堂。「說真說妄，說妙說玄。鏡花水月，春雲曉煙。須彌太虛，歷無變遷。但能無欲無依，迥超格量如然。咄！雖然比擬恰好，也是矢上加尖。」
上堂。「布被冷，何時節？千山萬山落紅葉。佛祖於我如浮雲，那記人間閒歲月？無端逼向法堂前，令人轉憶維摩詰。不覺通身冷汗流，白醭口生無可說。」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三終

栗如瀚禪師語錄卷之四

嗣法門人傳鵬編

住信州博山能仁寺小參一

當晚，小參。「雨落地濕，雲開月出，個事圓成，胡不委悉？眾中還有委悉者麼？」問：「昔日達法禪師於毫端上現寶王剎，今朝和尚於微塵裏轉大法輪，秖如法輪作麼生轉？」師云：「是鐺皆鐵鑄。」進云：「鐵鋸舞三臺又作麼生？」師云：「日食三餐，夜眠一宿。」進云：「當軒毒鼓師親擊，遐邇皆聞振祖風。」師云：「不勞贊歎。」乃云：「今朝正月，十二當道，檀信光賁，曲盝床上，阿師語言，不須禁忌。何故？治生與產業，皆歸第一義。」
小參。問：「端陽佳節即不問，利生接物事如何？」師云：「臨淵無限傷心事，安得黃金鑄屈原？」進云：「纔過四月節，不覺便端陽，未審佛法相去多少？」師云：「埜老不知堯舜力，鼕鼕打鼓祭江神。」進云：「寒則苦寒，熱則酷熱，是什麼人境界？」師云：「且禮拜著。」問：「兩個泥牛鬥入海，直至於今無消息，未審屈原大夫即今在什麼處？」師云：「階前綠暗紅稀，擬議翻成途轍。」進云：「恁麼則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師云：「緊捎草鞋。」僧喝，師云：「好追青霄鳳，莫學野啼雞。」乃云：「鬥龍舟，巧施設，木童唱巴歌，石女和白雪。問渠何因緣，報道端陽節？舉世競紛華，博山風景別。不貼桃符神，俗例盡蠲絕。有問祖師禪，到此都消滅。」擊拂子云：「既知此日是端陽，何用叨叨更饒舌？」
小參。「安夏結冬，諸方舊制，惟有博山十分次第，庫司打點燈油，行者整單掃地，公案見成，何處不是？直饒直下承當，未免落在第二，何況努目睜睛，思惟擬議，剋期取證，以悟為期？似者等不唧溜漢，引得虛空笑破唇皮。眾中還有不拘制限者麼？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
小參。「細雨止，白雪飛，黃葉堆堆，黍稷離離。昨夜烏龜變作鱉，水神撫掌笑嘻嘻。咦！秖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小參。「刺骨寒威風凜冽，嘉州大象凍出血。山門掩面不堪觀，廚庫見之驚吐舌。莫吐舌，不得寒風花怎洩？」
小參。舉竹篦云：「若向這裡會得，痾屎放尿無非神通妙用；若不會，直饒四禪八定也是業識茫茫。諸禪者！須宜各各剔起眉毛，向無可著力處著力、無可用心處用心，忽然囫地一聲，方知釵鐶雖

異，金體則一；瓶盤雖殊，土質不二；聖凡雖差，者個本同。且如何是者箇？」擊竹篦，云：「吽，吽。」
小參。「休休休，幾個金鱗上直鉤；歇歇歇，拶得虛空頭腦裂。任他指鹿為馬、證龜作鱉，堪笑厚面老迦葉，火裏蓮花門雪開，倒搓龜毛縛娑竭。」
小參。「擎拳豎指破草鞋，良久默然鬼活計，若是超宗越格郎，爭肯為人食殘涕？」遂擲下拄杖，歸方丈。
小參。「光晃晃，明歷歷，人人眼在面門田。又道不識，秖為分明甚，翻令信不及。」
小參。「佛殿笑嘻嘻，尊者皺雙眉，為甚如此？裸形國內誇服飾，想君太煞不知時。」
小參。「日日錐，夜夜考，落花滿地誰能掃？三腳蝦蟆逞神通，翻身跳過東海島，驚起龍王努眼睛，覿面逢渠要速道。雖是維那有入頭，痛棒熱喝。非草草。何故？直下承當猶是鈍，況復回頭而轉腦？」
小參。「七日彈指過，念之淚欲潸。因憐雲水客，晝夜不得閒。大道直如弦，行人自為艱。我言如不信，一任走千山。秖如信後又作麼生？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襤衫。」
小參。「愁愁，個事不明兩淚流；喜喜，忽然撞著自家底；歇歇，等閒拔卻眼中屑。南北東西任去來，蘇秦休掉三寸舌。」
小參。「秋菊開，黃葉落，祖意甚分明，當人胡不覺？特地一場愁，無繩而自縛。休自縛，麒麟只有一隻角。」
小參。「今日不說法語，只有一句記取。且道是那一句？現公案，不須舉。」
小參。「向來把斷關津，今夜放開一線。」顧左右云：「座中且喜盡顏回，胡云望道而未見。」
小參。「數載向外求，逢此倍生愁。今朝驀覷破，隱隱覺慚羞。且道識羞後又作麼生？何妨頭上更安頭？」
小參。「持戒但束身，非身無所束，且道喚甚麼作身斆？眾中還有道得者麼？如無，山僧為諸人下個註腳：上玉永豐，不離湖東，強分疆界，對面千峰。」
遣義天、一庵二禪入廣募刻　《異祖全錄》，小參。「崑山美玉久埋土，麗水精金何處所？要得光輝目下生，還須有力人提取。且道誰是有力人？」豎拂子，云：「欲理舊詞連韻唱，三千里外逢人舉。」
端陽，小參。「歲歲說真實，說假借，說出格，向上說，舉古明今，說千說萬，說不出這個時節。且道是甚麼時節？五月五，處處熱。」

中秋，小參。「皎潔永輪徹夜懸，笙歌處處樂欣然，貪觀天上殊堪笑，比擬寒山亦可嫌。」打〇相，云：「覿面清光如不薦，依然猶自落前川。」
小參。「屈指算，七過半，咬定牙關，切莫把玩。」驀喝，云：「且道者一喝是把玩？非把玩？」眾遲疑，以杖趁散大眾，歸方丈。
除夜，小參。「纔見百花開，又看雪子落，一年煩悶過，轉念舊極樂，五湖參學人，對此須應覺。覺覺，鐵秤槌，硬確確，烏龜殼，空索索，榮枯得失不相關，夢裏生緣徒把捉。即今如何？窗前雖點舊年燈，城上將吹新歲角。」
小參。「纔賀新年，又二月一，迅速時光，誠若箭急，一犁風雨出山前，幾人解道腳不濕？嗄！」
上元起七，小參。「百花開，天地秋，歌舞場中眉忽愁。上是天，下是地，此語不入時流意。東作西，南作北，晝三夜三尋軌則。僧堂燈火正高輝，無端特地生迷惑。」
小參。「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彌勒畢竟在甚麼處？」擲杖，云：「直下來也，急著眼覷。」
小參。「明明祖師禪，岸柳舞輕煙。當機如蹉過，紙裏復麻纏。」
小參。「米價撩天索，尋思經幾回。休糧方本有，人苦不知裁。歸去來，歸去來，兔角謾將眼裏栽，作麼得迴絕依倚？」喝云：「雷鳴驚蟄，日暖花開。」
小參。「白刃橫空秋氣寒，積屍遍野目心酸，捨生取義誠難事，難事而今已泛觀。不見永嘉道：『了了見，無一物，大千沙界海中漚，一切聖賢如電拂。』伶俐漢一歷耳根，更不隨群逐隊。何故？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與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
小參。「諸佛未出世，白璧自光輝；達磨從西來，黃金遭埋土。伶俐者更不周由者也，遲鈍漢一向撥迷求悟。山僧如是拈提，是伶俐？是遲鈍？逢人但恁麼舉。」
小參。「箇裏久不平，人苦不知覺。以故犯霜鋒，積骨如山嶽。道路長荊蓁，狐狸穿屋角。觸目心生悲，豈忍求歡樂？愁苦慘傷置一邊，平與不平誰把握？唐虞揖讓見謳歌，秦漢旌旗動帷幄。」
小參。「舉步涉危機，回途日遲遲。可憐一雙足，長年帶水泥。諸禪德！豺虎群中自在，是非海裡橫身底鼈？同門出入不相識，一回見面一回疑。」
元宵，小參。「舊公案，重判斷。」擲下拄杖，云：「斷，謾道元宵正月半。」

小參。「志非不高，謀非不深，放過一著，枉用搜尋。不放過底如何？覿面相呈，誠為費力，隔山相見，未是知音。」割稻完，小參。「風吹不入，雨打不濕，雖然各各本有，也要及時收拾。喚什麼作本有底？捫槌拍板絕商量，穀滿倉兮米滿箱，但見四維成一片，更於何處覓封疆？」病起，小參。「一聲囚地，誰與我來？瞥然翻身，誰與我去？卸卻者皮囊，畢竟何憑據？休多慮，前既不來今不去，笑看三台舞鐵鋸。」
小參。「珠產淵，玉生璞，賴彼先知覺後覺，到處相逢摸象流，明珠美玉誰取琢？惡鄭聲，亂雅樂，清者清兮濁者濁，冷眼冷耳耐看聽，擬掃清濁諸齷齪。」拈拄杖，云：「者一點還掃得去麼？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小參。「著法被法縛，著佛被佛礙。一切總不著，撞入無為袋。」以拂打相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宛轉縱橫絕向背。」
小參。拈拄杖云：「雲從龍，風從虎，此語由來貫今古，不是山僧欲強排，聖人作而萬物睹。睹底是甚麼？」擲下拄杖。
小參。「愛憎取捨，由識情轉。隨其所轉，輪迴豈免。枉作枉受，緣遇明顯。智者厭離，愚人自繭。見既差殊，懸隔匪鮮。何以轉得情識去？有風恣渺茫，無風弄清淺。險。」
小參。「玉轉珠回星電逐，春風和氣盈幽谷。花簇簇，錦簇簇，紓懷頓覺醒心目。往事于今三十年，一聲長嘯快憂獨。如何是往事？切忌東卜 西卜 。」
小參。「識得一，萬事畢。其然，豈其然乎？博山三十年前奴郎不辯，一物不干懷，百事不為念；三十年後緇素分明，人情稍不周於念慮，是非不旋踵而至。因什如此？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其然，豈其然乎？」
小參。「一念未生，凡聖歷然。說向人不得，舉似人不得。夜半烏雞頭戴雪，東土西天作軌則。吽，急急如律令。」
小參。「驀地驚殘夢，枕畔語諵諵，已識從前錯，休更說二三，出門相見無他事，秖將此語播東南。」
小參。「古德道：『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博山不恁麼：若人識得心，何地不是土？」

再住博山能仁寺小參二

小參。揮拂子，云：「宗非宗，教非教，欲蓋彌彰，點即不到。寶印當風絕商量，三寸舌頭胡亂掃。曲曲垂慈作麼？」喝云：「十成好箇金剛鑽，本自天然非作造。」

元宵，小參。「棲鳳嶺頭，一帶峰巒秀異；浴龍池上，幾多花鳥爭春。燈月交輝，掩映層巖流壑；人境不奪，何妨幻有幻無？坐斷千差，頓使正偏不立；同風萬里，暗驚節序推遷。還見得麼？纔方正月初一，又是十五元宵。」
除夕，小參。「鳳嶺風規秖聽緣，隨家豐儉度殘年。叮嚀珍重歸堂去，一任鼾呼高枕眠。」
小參。「牡丹吐，十分嬈，陣陣香風破寂寥，驀地回頭親觸著，聖見凡情當下消。」
起七，小參。「不許扶籬摸壁，秖貴懸巖撒手，一朝絕後再甦，始信三三是九。」喝云：「蝦跳何曾出斗？」
考工，小參。「逐次挨排按過，個個耳聞目睹。惟有堂頭未徹，其餘超佛越祖。堂頭因什未徹？秖為向人撒沙撒土。」
解制，小參。「柳舒綠，桃破腮，台與嶽，任去來。前途忽遇黑面，應須低首思裁。咦！何得平地骨堆？」
出隊，小參。問：「牛過窗櫺，四蹄尾巴俱過後如何？」師云：「綠楊芳草岸，何處不稱尊？」進云：「恁麼則東觸？西觸？」師云：「正好牽犁拽耙。」進云：「未審鼻頭繩索何在？」師云：「者畜生。」迺云：「直不藏曲，曲不藏直，曲直既分，大地咸識。曲直未形，阿誰隱匿？打鼓普請看，急急如令敕。」
小參。「弓影杯中，心疑是蛇，求醫覓藥，胸次如麻，蓋為所見不真，枉向人前咨嗟。且如何得息疑去？再坐盤中弓落珓，饑時喫飯渴飲茶。」
小參，師以如意打〇相，云：「臥石眠雲三十年，不將一物置心田。而今往事重拈出，笑破枯椿觜半邊。且那裏是可笑處？咄！說向人前黑了天。」
師請玄和尚繼席，後因人心向背，復為首眾，小參。「亭亭百尺樹，結根東山谷。枝幹若常材，剛健異眾木。畫棟非所願，甘自住雲屋。歲久皮膚禿，蒼蒼殊可掬。為愛新梅噴雪香，因茲盤翠在高崗。而今又憶梅孤冷，就下平舖風與霜。且圖個什麼？咦！切忌錯商量。」問：「退己讓人，屈曲垂帶時如何？」師云：「屈曲垂帶，退己讓人。」進云：「端的意旨，試請道出。」師云：「陋巷不騎金色馬，回途卻著破襤衫。」進云：「恁麼看風用帆，事無一向。」師云：「借他拍板與門槌，我且逢場而作戲。」進云：「月船不犯東西岸，始信篙人用意良。」師云：「雪後松柏操，仔細好生看。」
除夕，小參。「隨緣隨分野僧家，此際如何度歲華？兩岸梅花開未了，通紅瓦灶煮春茶。正恁麼時，還有佛法也無？一滴沾唇消傀儡，人前何用更拋沙？」

因事小參。問：「棄本逐末，未審是何懷抱？」師云：「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進云：「喚甚麼作一粒米？」師云：「擬心即錯，動念即乖。」迺云：「老漢生平性燥，不會巧言，一味直道翻思，愛推屋烏緘口，一任顛倒相逢，但喚喫茶，逆耳拂心盡掃。掃則固是，拈示奚為？秖圖蛇驚，不惜打草。」
小參。「饑餐渴飲，起坐困眠。聖凡一致，愚智皆然。三登九上，徒涉山川。一撥便轉，未脫[糸*廉]纖。更或沉思，蒼天蒼天。」
小參。舉：「玄沙坐次，見地上一點白，指問侍者曰：『見麼？』者曰：『見。』如是三問、者三對。沙曰：『你也見、我也見，因甚道不會？』」師云：「玄沙坐久成勞，眼裏空花亂墜，自迷迷人，侍者枉遭魘魅。設遇英俊衲僧，待指白云：『見麼？』向道：『和尚眼花作麼？』看者老漢又作何伎倆？雖然，還有為玄沙雪屈者麼？試出道看。」良久，云：「幾度叩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
對靈，小參。揮拂，云：「滄桑經幾變，銅駝臥草中。凄其舊閥閱，蘭挂影淡濃。風木徒餘韻，蒸嘗誰與供？漚花非把捉，聊以代天功。要識代天功麼？禹力纔施處，水聲流向東。」驀一喝。
小參。「春馥郁，夏繁華，零落秋風冬斂葩。更愛門前平植梅，不嫌冷淡亦敷花。」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四終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之五

嗣法門人傳鵬編

住信州博山能仁寺示眾一

示眾。「農夫耘田作壩，衲子安居度夏，一一天真明妙，咄哉知音者寡。且道誰是知音者？」卓拄杖，云：「露柱燈籠，泥牛木馬。」

誦戒，示眾。「池中蓮，亦俊哉！生長污泥裏，潔白異眾材，且不畏風雨，挺然出水來。我懷時有素，相見樂傾杯，胡為人不如，展轉受塵埃？眾中還有潔白異卉不受塵埃者麼？莫教佛殿脊，笑破一雙腮。」

示眾。「禾鐮纔放下，覓甚殘涕唾？不惜腳皮穿，甘心忍饑餓。參遍百十城，日用還蹉過？不蹉過是甚麼？穿衣喫飯，閒坐困臥。咄！」

示眾。「日漸短，夜漸長，千林落黃葉，巖桂獨飄香。不會吾無隱，轉轉錯商量。大眾，作麼得不錯去？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擲下拄杖。

示眾。師拍案云：「二由一有，一亦莫守。春草芊芊，乾坤倒走。順逆不拘，數目不落。又作麼生？猴愁摟搜頭，狗走抖擻口。」

示眾。「懸肘後符，豎頂門眼。驅耕奪食，意句俱鏟。」卓杖，云：「鏟！鏟！因時制宜，謾學擔板。」

示眾。「我今真實說，大眾應諦信。」良久，云：「數日口痛。」

二月十五，示眾。師云：「春日遲遲，鳥鳴嘻嘻，瞻彼返哺，動我悲思。親葬咫尺，欲奠何羈？翹首東山，涕淚盈池。食人食兮憂人憂，不遑移念於他之大眾。古人云：『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喝云：「花開碧岫山粧面，月印寒潭水畫眉。」

示眾。舉：「古云：『無病即是安，無愁即是樂。若起安樂心，只恐愁病作。』」師云：「古人雖得安樂法門，究竟不知愁病起處。博山敢問：病是誰病？愁是誰愁？安是誰安？樂是誰樂？但能一念回光，即脫二乘羈縛。大眾！脫縛後又作麼生？」良久，云：「切忌平居無病服藥。」

示眾。「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此是博山尋常做，臨機互換又作麼生？」喝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因事示眾。「情念勝道念，臨終被業牽。道念勝情念，臨終能轉業。作麼生得道勝情去？」卓杖，云：「水不待月而涼，火不待日而熱。」

示眾。「今朝六月十五，暑日炎炎似火。熱則普天普地，那容東避西躲？正恁麼時，病僧如何？鑊湯爐炭慣安身，從來無可無不可。」
示眾。「參天謀，入地巧，明眼衲僧直笑倒。靈苗瑞草和根枯，禾熟不臨田裏討。足蹈大方，身棲物表，煩惱海中為雨露，取捨行藏得恰好。時難勢異，又且如何？鐵牛不怕獅子吼，何妨萬物常圍遶？」
示眾。「行同行，住同住，行住不相離，花開無影樹。嗄！」
刻祖錄成，示眾。「祖翁田地及時耕，言說法身日已行，打鼓當陽普請看，喜聞玉振興金聲。聾者如何？」卓杖，云：「覿面擊開無盡藏，更嫌何處不分明？」
示眾。「四十纔過雪滿頭，自斟自酌自含羞，晨昏競業成何事？究竟幾時得了休？休！休！接物利生沙壓油，不風流處也風流。」
示眾。「罕見百年人，何勞千歲憂？縱然計較成，辛苦為誰留？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滿荒丘。」
示眾。「石壓筍斜出，源清流自長，涇渭混其瀾，由茲嘆濫觴。不為物轉，道是阿誰？通玄峰頂石，幾度見滄桑？」
示眾。「冬寒夏熱，涼生暑滅，身世浮脆，妄情靡竭。咄！成佛作祖，是真是妄？」
示眾。「箇事雖非急求，要且弗宜緩赴，長年糞裏藏身，蹉過金烏玉兔。」卓拄杖，云：「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
示眾。師垂問：「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因甚家鄉咫尺，欲歸尤難？」座元大師云：「年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一僧云：「動步即錯。」師代云：「險。」乃云：「菊殘黃葉落，四望俱寥廓，咄咄老瞿曇，虛空徒描摸。何描摸？正覺山頭一場迷，四十九年費穿鑿。博山恁麼告報，任他諸方貶剝。」
示眾。「商勤求財，士勤求祿，農勤求穀，衲僧勤求箇甚麼？切忌妄想。」
示眾。「有田不耘，有屋不住，渾身脫落，兢兢是懼。渾身既脫落，更懼箇甚麼？背觸俱非，如大火聚。」
示眾。「古人云：『佛法大有，秖是牙痛。』博山今日即不然，佛法全無，秖知舌痛。」
示眾。「苦樂逆順，逆順苦樂。適遘此時，操守自若。是非失心，憑誰寄托？切忌道著。」
示眾。「懷人久未歸，一夕忽相晤，秉燭敘寒暄，曠情俱剖露。惟有黃泉客，冥冥誠難步，去路日已遠，懊惱向誰訴？悲喜不干，試道道看。狂風暴雨時，明月光如故。」

示眾。「垜招箭，急須薦，嘉州大像身陷泥犁，陜府鐵牛曲曲旋轉。秋空黃葉日紛紛，宇宙寥寥何所見？」豎如意，云：「鐵樹花開，冰河發燄。」
元夜示眾。「梧菴監院啟請開示，試問：兩序執事齊集麼？」參頭云：「齊集。」「各寮雜職俱到麼？」參頭云：「俱到。」「一眾度歲華，何敢更拋沙？既為風頭稍硬，維那當云：『謝茶。』」
示眾云。「箇裡亂蓬蓬，誰識主人公？叮嚀恐損德，咄咄怪書空。墻壁瓦礫，放大光明，黃鍾大冶，土面塵蒙。喚那箇是主人公？任從滄海變，終不與君通。」
示眾。師垂問：「大鵬展翅蓋十洲，籬邊之物空啾啾。且道啾啾意在於何？」一僧云：「籬邊之物空啾啾。」一僧云：「妄想。」一僧云：「特地一場愁。」乃喝一喝，云：「雷鳴大地，聾者不聞；月照中天，盲人莫睹。莫睹則黑白何分？不聞則重輕豈辨？所以出言吐氣，笑殺傍觀；摸壁扶籬，焉知大道？遇斯痼疾，誰是醫王？」顧視左右，云：「那箇不是？」

再住博山能仁寺示眾二

元旦，示眾。「舊歲去，新歲來，山門依舊向南開。相呼相賀成何事？惹得燈籠笑破腮。笑什麼？新年本是舊年人，不煩造作與安排。」
示眾。「扇不輟，暑炎炎，超超物外，日見優煎。鑊湯爐炭安身，是誰解使如然？咄！是誰解使如然？」
示眾。「側聽蜾蠃囑，頻呼類我形，一朝形相似，鼓翼去不停。先覺警冥語，當時念醒醒，幻離與幻合，等視若浮萍。醒醒的人，日用應緣何事？」良久，云：「晝見日兮夜見星。」
示眾。「樹將稠而鳥集，池既成而月臨。塵中誠能作主，化外自然來賓。心王纔逐物轉，閫內日見呻吟。且作麼得不被物轉去？沒柄鋤頭振祖道，坐看枯木鬥芳春。」
安卞玉監院，示眾。「玉在山而木常潤，珠在淵而崖不枯。英俊叢林傑出，聲光盈益五湖。龍吟霧起，虎嘯風生，是何氣象？咦！秖奉一人天地貴，從教百職自陳敷。」
示眾。「日夜追考，明眼笑倒，皮下有血，倒斷宜早。且考又考個甚麼？識得飯是米做，也要打破你腦。」
示眾。「諸方時時說禪，博山日日司菜。更問祖意西來，鋤頭斸破土塊。金剛與土地揩背，笑殺明州布袋。」
示眾。舉：「米胡令僧問仰山云：『今時人還假悟也無？』仰云：『悟即不無，怎柰落在第二頭？』米深肯之。」師云：「米胡探竿

在手，驗盡聖凡優劣；仰山向上提持，佛祖齊立下風。接拍酬唱，足堪膾炙人口；撿點將來，未免二俱有失。何故？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示眾。「絕百非，離四句，坐斷兩頭中不住。大悲手眼見難尋，鶖子叉手覓本據。等閒覷破出現成，始悔從前向外娶。還識現成者麼？流水無心自入池，白雲投戶還飛去。」
示眾。「三登投子，水底覓魚蹤；九上洞山，空中尋鳥跡。直饒玄沙知痛便歸去，爭如當時不出門？未審不出門的人有甚長處？」拂拂，云：「饑餐渴飲無餘事，日上欄杆方啟扉。」
示眾。「老凍儂，慣脫空，喚南作北，問甕答鐘。謾言顢頇佛性，玉石朦朧。須知一片老婆心，東山燒火西山紅。」
示眾。「如是如是，龍眠死水；不是不是，覿面千里。堪笑流支三藏，打落達磨板齒。何故？人人本自然，何必分皮髓？」
摘柏，因事示眾。「憐爾愚，鼓脣皮，牧樵議國儲，恐非爾所宜。立功與立嫡，權衡有司持，譬若收烏柏，摘子先尋枝。指揮由發縱，成功藉眾為，千搥復百拶，大地發光輝。愚憃兒，謾癡癡，往來生死道，積骨如須彌，不肯暫回省，安有出頭期？秖如死生不二、物我一如，又作麼生權衡？咦！任大也須從地起，縱高爭得與天齊？」
示眾。「坡務將畢，力宜參禪，虛空扭合，密密綿綿。洗面一朝摸著鼻，始知掘地去尋天。」
示眾。「畏寒時欲夏，苦熱復思冬。妄想能消滅，安身處處同。雲棲師翁揭示人情絲毫無差，若論本分提持，未免打作兩橛。畏寒欲夏、苦熱思冬的是個甚麼？妄想倏生、能消妄想又是個什麼？貼肉汗衫能脫卻，何妨寒熱逞風流？」
示眾。「黃金之黃，白玉之白，識取慧光，超方越格。雖然黃白未彰，是個甚麼？莫向曾參問曾晳，從來孝子諱爺名。」
示眾。「秖者物，也大奇，軟似金剛硬似泥。同門出入不相識，動轉施為復何知？知混則知處類弗齊。」
起七，示眾。「安禪刻日取證，不許絲毫走作。直得晝三夜三，昏沉妄想脫落。驀然囫地一聲，始知從前大錯。錯！更嫌何處不風流？特地無繩而自縛。」
送剖座元省親，示眾。「煙水百城去日長，腳跟線斷憶生娘。此行歸省無他囑，策杖應須達本鄉。編蒲志慕陳尊宿，向裏推爺繼石霜。金鎖玄關留不住，迴超向背好商量。咦！月船不犯東西岸，始信篙人用意良。」
中秋，示眾。「月月，處處光輝明皎潔，更深謾教黑雲生，萬象森羅煙霞結。煙霞結時，月在甚麼處？」良久，云：「噩。」

安兩序，示眾。「量才補職，憑誰之力？驀地相逢，應須辦的。咄！識不識，超超物外自悠然，指揮猶勝金輪敕。」
示眾。「冬已暮，日遲遲，老猿枝上啼。祖翁舊田地，畢竟付與誰？咦！抵雨搪風者，諸方試品題。」

首座寮秉拂

除夕，秉拂。問：「多子塔前分座後，博山今日更希奇。希奇一句作麼生道？」師云：「燈花預報明朝喜，爆竹先傳來歲新。」進云：「豐儉隨家即不問，烹牛度歲意如何？」師云：「你還知滋味麼？」進云：「茶逢故舊頻添盞，琴遇知音調轉清。」師云：「獅子窟中，果無異獸。」問：「世尊陞座默然，師今陞座更說甚麼？」師云：「側耳，側耳。」進云：「如何是最初句？」師云：「燈光晃耀。」進云：「如何是為人句？」師便喝。進云：「末後一句更請垂慈。」師云：「看腳下。」進云：「謝師指示。」師便打，乃云：「師命頻頻下薜蘿，不容靜處薩婆訶，相逢狹路難迴避，逼向人前唱哩囉。若論個事，不涉言詮，安容造作？直饒釋迦掩室摩竭、淨名杜口毘耶，正眼觀來翻成多事，更乃說心說性，豈不辜負己靈？既然如是，更說個甚麼？茲蒙和尚慈命，只得借常住茶果打個口鼓，小盡二十九，乾坤顛倒走；大盡三十日，烏龜鑽破壁。若委悉，高掛缽囊，參學事畢；不委悉，觸塗成滯，展轉荊棘。眾中還有委悉者麼？爆竹聲中一歲除，明朝又是正月一。」
元旦，秉拂。「形跡未露，獵犬難尋；頭角既彰，不可放過。還有不放過者麼？」問：「趙州茶、雲門餅即不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千年古井發祥煙。」「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白髮老僧常入定。」「如何是正中來？」師云：「脫殼烏龜上天台。」「如何是兼中至？」師云：「兩刃交鋒休擬議。」「如何是兼中到？」師云：「半夜青衫不用皂。」進云：「秖如燈籠露柱對談何事？」師云：「燈籠露柱分明說，何必叨叨再舉揚？」乃云：「四海狼煙息，老將真自在，左轉并右旋，縱橫總無礙，歸馬華山陽，嬾更著衣鎧。」擊拂子，云：「年來瑞氣遍乾坤，四時八節不相悖。」
秉拂。「月照千峰白，燈燃萬戶明。分明祇者是，擬議涉途程。還有不涉途程者麼？」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云：「燈月交輝處，憑君仔細看。」進云：「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師云：「莫是稱意魚麼？」進云：「析旃檀片片皆香，截瓊枝寸寸是玉。」師云：「爆竹喧天地，聾人爭得聞？」乃云：「香燈廣羅列，茶果亦周備，今歲新年頭，事事實堪記。龍池逞神通，鳳嶺演

大義，引得楊岐驢，三腳忙忙地，走到畫堂前，開口無顧忌。且道：喚什麼作大義？」以如意打○相，云：「若向者裡薦得，此夜紅塵堆裏社舞村歌、林下水邊逢場作戲，一一示本來面目、頭頭彰根本妙智；脫或未然，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

入室機緣

師問僧：「不識主人公，到處隨客走。識得後如何？」僧云：「穿衣喫飯。」師云：「你是識得底人？未識底人？」僧云：「某甲不敢向和尚眼裡撒砂。」師云：「柰者粒何？」僧禮拜，師棒出。次一僧云：「閒持經卷倚松立，笑問客從何處來？」師云：「我即不然。」僧云：「和尚作麼生？」師云：「到處隨客走。」

問僧：「種樹不培根，枝枯葉先落。學道不務本者如何？」僧云：「堪為後學典型，留待別時供養。」師云：「因甚更待別時？」僧云：「爭柰誦戒何？」師打云：「是務本？是供養？」僧云：「早知和尚心行。」師云：「當識痛棒。」

問僧：「今生過去種，未來今日修。作麼生修？」僧云：「擬心即錯。」師云：「恁麼則絕修去也？」僧云：「染污即不得。」師云：「修證即不無礙？」僧擬議，師便棒。次一僧云：「日食三餐，夜眠一宿。」師打云：「嬾漢！」僧無語。師云：「去。」次一僧云：「和尚不得教壞人家男女。」師云：「你為甚教壞人家男女？」僧云：「因和尚致得。」師云：「不得推惡離己。」

問僧：「數日拖蔗煎糖，己躬下事，如何體當？」僧云：「拖蔗煎糖。」師云：「承誰恩力？」僧云：「某甲是洞下兒孫。」師云：「莫是大唐天子及冥王麼？」僧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師云：「塵中雖有隱身術，爭似全身入帝鄉？」僧打傍僧一坐具，云：「因誰致得？」師云：「誰因致得？」

問僧：「難！難！難！是遣情，難情畢竟作麼生遣？」僧云：「識得不為冤。」師云：「未識時如何？」僧云：「急須揮劍。」師云：「上座！犬似識者。」僧掩耳出。師云：「未動腳跟，早喫三十拄杖。」問僧：「念地獄苦，發菩提心，菩提心作麼生發？」僧云：「念地獄苦。」師云：「視地獄如四禪天樂底人，你還念他否？」僧云：「喫茶去。」師云：「寒山逢拾得，拍手笑呵呵。」僧云：「嗄！」師云：「咦！」侍者云：「白璧本無瑕，雕文恐喪德。」師云：「白璧呈看。」者和南。師云：「瑕生也。」

問僧：「縱遇鋒刀常坦坦，假饒毒藥也閒閒。以何操履得到此地？」僧云：「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云：「胡漢不來，現箇甚麼？」僧云：「家無白澤之圖，也無如是妖怪。」師云：「因何

致得？」僧云：「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偏隨騎馬人。」師云：「灼然。」
問僧：「世尊三七思惟，究竟是何心行？」僧云：「憐兒不覺醜。」師云：「覺得山僧醜麼？」僧云：「為眾竭力，禍出私門。」師云：「相識滿天下，同心能幾人？」僧作吐勢。師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
問僧：「實心能不改，方見松柏操。喚甚麼作實心？」僧云：「春至百花開，秋來黃葉落。」師云：「因甚被時候轉卻？」僧云：「坐卻白雲宗不妙。」師打云：「杖頭有眼明如日。」僧擬進語，師云：「轉卻了也。」
問僧：「你還識羞麼？」僧云：「滿面塵埃。」師云：「昨夜底？今早底？」僧一喝，師云：「歇馳行路，你因甚喫驚？」僧轉身一匝，師云：「是甚麼人境界？」僧云：「是甚麼人境界？」師云：「莫是傳麟境界？」僧復喝，師云：「除卻喝，親切道看。」僧云：「知音不在頻頻舉。」師云：「達者須知暗裡驚。」僧云：「驚個甚麼？」師云：「禮拜著。」
問僧：「事出主意，協和眾心，作麼生見得眾心協和處？」僧云：「天上有星皆拱北。」師云：「世間何事鄣？」僧云：「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師打云：「應喫者一棒。」
剖座元一日秉佛後，入室問訊，師曰：「秉佛事作麼生？」師云：「靈機默運乾坤轉，寶鏡高懸星斗寒。」師云：「那邊事鄣？」元曰：「月堂照處朝君父，直扣堯階不借功。」師曰：「未在，更道。」元扯侍僧云：「你為甚不抵對和上？」者擬議，元打侍一掌，云：「這一掌合是堂頭老漢喫。」師云：「不柰船何，打破斛斗。」元復掌侍云：「切忌多嘴。」便出。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五終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之六

嗣法門人傳鵬編

拈頌

達磨因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
拈曰：「武帝爭之不足，達磨讓之有餘，端的在什麼處？不識！不識！」
頌曰：「西天雖盛化，東土卻伶俜。擬欲張牙爪，誰知屈帝庭。」
司空璨信心銘曰：「六塵不惡，還同正覺。」
拈曰：「喚什麼作六塵？喚什麼作正覺？但見皇風成一片，更於何處覓封疆？」
頌曰：「六塵不惡，眾生諾諾。還同正覺，翻成穿鑿。休穿鑿，弄斧班門總是錯。」
黃梅信一日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信問曰：「子何姓？」曰：「姓即有，不是常姓。」信曰：「是何姓？」曰：「是佛姓。」信曰：「汝無姓耶？」曰：「姓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
拈曰：「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接。四祖叨叨問：姓眼在什麼處？」
頌曰：「言行不相應，灼然此佛子，雖為再來人，未必偷心死。」
曹溪能寓法性寺，因風颺剎旛，有二僧對論，一曰旛動，一曰風動，持論不決。能乃曰：「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仁者心動。」
拈曰：「大小祖師，錯下名言。博山則不然，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心動。有問：『畢竟如何？』動也，動也。」
頌曰：「驀地忽拈來，風旛論已遲。只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
青原思令石頭遷馳書與南嶽讓，且囑曰：「回時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因緣。」
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思祖固得之矣。言在飛龍之前，行在跛鱉之後，石頭豈能免乎？雖然，垂下足處還當得鈯斧子麼？切忌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頌曰：「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年糧。要覓住山斧，還須自主張。」
石頭遷因藥山問：「三乘十二分教，惟儼麤知。常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因緣。」

拈曰：「藥山一樣設問，石頭馬祖一樣應答，因什石頭言下不會，馬祖句下省去？噫！石壓筍斜出，巖懸花倒生。」
頌曰：「一是一切是，一非一切非。恁麼不恁麼，兩兩豈相違。」
藥山儼久不陞座，院主白曰：「大眾久思法誨，請和尚說法」因緣。
拈曰：「古今品評，盡謂藥山陞座，壁立萬仞，及至院主一拶，忘前失後。殊不知古佛無家風，對揚遭貶剝，何待院主問時，始見龍頭蛇尾？博山恁麼判斷，還遭人檢點麼？自首者免罪。」
頌曰：「靡不有其初，鮮能有其終。藥山與院主，對坐隔千峰。」
洞山价因僧問：「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曰：「何不向無寒暑處去？」曰：如何是無寒暑處？山曰：「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
拈曰：「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洞山可稱作家。秖如寒暑不相干，未審是甚麼人行履？彼既丈夫我亦爾，不應自輕而退屈。」
頌曰：「名顯聲彌隱，身逃跡愈彰。洞山寒暑句，切忌錯商量。」
梁山觀上堂，因真園頭出問：「家賊難防時如何？」山曰：「識得不為冤」因緣。
拈曰：「梁山酬機，千古號稱白璧，怎柰二十代後有箇博山不肯點頭？當時待問：『家賊難防時如何？』若道得兩箇賊字，不獨令真公當下脫卻鶻臭布衫，亦免自己袈裟打濕。」
頌曰：「不假鎗旗力，問誰知此恩？同門常出入，識得不為冤。」
太陽玄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嘴鷺鷥身，卻共烏鴉為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稀卻似雲中鴈。」
拈曰：「太陽恁麼拈示，足微老婆徹困，卻是遭人笑怪。既類之不齊，混則知處，又用許多描摸作麼？」
頌曰：「夫子不識字，達磨不會禪。太陽徒比擬，紙裏復麻纏。」
投子青因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子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因緣。
拈曰：「射透兩重山，投子好隻箭。且道喚甚麼作箭？逢人不得錯舉。」
頌曰：「欲知荊玉異，須透威音前。人事雖云別，歲寒心愈堅。」
芙蓉楷在投子作典座，子曰：「廚務勾當不易。」蓉曰：「不敢。」因緣。
拈曰：「博山敢問芙蓉：『為人自肯乃方親，因甚要和尚放他閒去？』若然，秖恐忙殺。」
頌曰：「受祿無功漢，自應趁出山。謂憐惜勤苦，且放爾閒閒。」

長蘆了禪師上堂：「處處覓不得，秖有一處不覓自得。且道是那一處？」良久，云：「賊身已露。」
拈曰：「處處不覓自得，秖有一處覓即不得。且道是那一處？已露賊身，放過不可。」
頌曰：「一處不須覓，銀山與鐵壁，直饒親透過，端的非端的。」
普照辨因大明寶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照曰：「昨日有人恁麼問」因緣。
拈曰：「青州用處，打著南邊動北邊。大明可惜不知痛癢，直饒汗流夾背，究竟已遲八刻。」
頌曰：「明修暗已度，何必重吞吐。離卻百非外，應須自反顧。」
王山體示眾：「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拈曰：「我有三十棒要打太原。為什麼？不合推人落在階級？」
頌曰：「得到家山後，黃金當土用。未明尊貴人，難免多珍重。」
雪巖滿初參普照，照曰：「兄弟年少，正宜力參，老僧當年念念以佛法為事。」巖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照曰：「如生冤家相似。」巖曰：「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巖手曰：「作家那！」
拈曰：「普照善能相頭賣帽、看風用帆，秖是膽小。當時待雪巖曰：『而今又如何？』不妨再道箇『念念以佛法為事』，豈不令者漢一生疑殺？」
頌曰：「看風便用帆，收放不離手。賺殺滿禪和，隨群千里走。」
萬松秀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開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時，如何回互？」
拈曰：「激揚曹洞心髓，發明正偏回互，報恩固稱好手，還有遭人檢點處也無？鴛鴦枕上雙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
頌曰：「孝子諱爺名，從來出至情。擬心欲回互，明鏡已痕生。」
雪庭裕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曰：「待乳峰點頭，即向汝道。」
拈曰：「雪庭恁麼荅話，若論西來意，猶隔乳峰在。」
頌曰：「乳峰點首處，萬派悉朝宗。石上春煙起，幽禽噪古松。」
靈隱泰上堂：「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秖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拈曰：「靈隱河邊賣水，日下挑燈；博山當陽捉敗，要伊喫棒。得麼？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頌曰：「托出鎮海珠，光輝徹晝夜，分明覿面呈，是誰能著價？」

寶應遇，因僧問：「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應曰：「風送泉聲來几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拈曰：「西來的意本自分明，寶應不合將泉聲花影籠罩一上。且道作麼生免得？待虛空撲落，即向汝道。」
頌曰：「祖意談風月，鑽龜復打瓦。字經三寫後，鳥焉已成馬。」
少室俱空斌，僧問：「如何是空劫已前底事？」空曰：「烏龜向火。」
拈曰：「烏龜向火，還有向者裏見得者麼？」顧視左右，云：「啼得血流無處用，不如緘口過殘春。」
頌曰：「空劫已前事，還宜話別峰。烏龜向火坐，爭免露塵蹤。」
月舟載掩關，因閱萬松拈提古宿機緣若面墻者，久之忽有省，乃曰：「曹洞宗風有織錦回文之功，非針線細密、盤旋回互、不觸當頭者，不能與伊作主也。」既而翻然出關，參無方從公乃大了徹，從撫而印之。
拈曰：「回文織錦，原不借他人之力，翻然參從，豈別有所得耶？脫或未信，幾度關中招不出，將身且向外頭看。」
頌曰：「不識把針人，要伊作主宰。雖然得大徹，猶似隔滄海。」
廩山忠祖參宗鏡，問曰：「古人道：『見性成佛。』作麼生得見性成佛？」鏡曰：「性如舌在口裏，要見作麼？佛是乾屎橛，要成作麼？」師無語。鏡口：「汝但看佛，如何是乾屎橛？」師由是服勤二載，深有悟入。一日辭歸，鏡付以偈曰：「宗鏡門下一株松，不知歷夏與經冬。人間未許閒相識，長年占斷白雲封。白雲封，日正紅，一株迸出笑春風。」後歸隱廩山，人無知者。一日，因壽昌經與人論金剛義甚快，師聞之笑曰：「宗眼不明，非為究竟。」昌大驚，便問：「如何是宗眼？」師拂衣而起，於是四眾響風，履盈戶外。
拈曰：「廩山遠祖本是箇淨白衲僧，無端撞入宗鏡，被他惡水重潑，抱痛歸隱。遇著祖翁問箇宗眼，便乃拂衣而起，直得屎橛臭氣遍界難藏。雖然，即今還有聞共氣息者麼？」遂掩鼻，云：「噁。」
頌曰：「性如舌在口，佛似一橛屎。所以問宗眼，拂衣而便起。」
壽昌經祖問僧：「趙州道：『臺山婆，我為汝勘破了也。』畢竟勘破在什麼處？」僧曰：「和尚今日敗闕了也。」昌曰：「老僧一生也不柰何，好教你知。若實會，舉似來看。」僧擬進語，昌打一棒，云：「者掠虛漢。」
拈曰：「壽昌老漢雖具陷虎機，只是難瞞識者。者僧平地喫交，直是堪憐。當時待伊說箇老僧一生也不柰何，即向他道：『恁麼那？』直教者老漢有棒也拈不出。」

頌曰：「勘破在何處？驗僧憑甚據？機輪忽轉時，擬議棒難恕。」

博山來祖因壽昌以玄則禪師荅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話命頌，師頌云：「殺活爭雄各有奇，糢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啼。」

拈曰：「殺人須用活人刀，活人須用殺人劍。還有知得師翁用處者麼？殺活爭雄各有奇，糢糊肉眼曷能知？雖然，師翁無此語，莫謗師翁好。」

頌曰：「虎嘯風生話，行人自易難。不隨時流意，應知羨博山。」

雪澗奉本師上堂：水之湄，山之麓，是處是桃花，是處是修竹，紅者紅兮綠者綠，一般性質出天然，直者直兮曲者曲，知歸謾謂許靈雲，善用休誇只多福，究竟其中委宛情，總是畫蛇重添足。不添足，六六誰云三十六？拈頭作尾尾為頭，饑來喫飯困來宿。咄！

拈曰：「拈紅作綠，指直作曲，此是老漢尋常茶飯，還有識他當機殺活處麼？靈雲多福，被他推落萬丈深坑；博山不忍坐觀，要為古人出氣。敢問老漢：平地坑人又作麼生？」

頌曰：「桃花與修竹，總是一般春。舊閣閑田地，拈來越樣新。」

二商人舁豬

頌曰：

探竿原為驗來由，你既心無我亦休。直下若然親識得，不風流處也風流。

德山托缽

頌曰：

賊無種，相鼓弄。笑巖頭，乾打哄。

雲門法身兩般病、兩般光

頌曰：

病是誰病？光是誰光？雲門老子，不勝郎當。

佛事

圓覺大士開光。「今佛放光明，天然非雕琢，助揚實相義，炯炯鑑五濁。諸昆仲！要識今佛放光麼？」以筆點光，云：「難免雕

琢。」
重裝伽藍閒光。「相將法社為屏翰，必有鄰兮德不孤，坐看一堂新氣象，慧光赫赫振規模。」
雲棲太祖忌日拈香。「太翁一自歸安養，踞位稱師滿大千，風雨滔滔濁浪惡，眾生沉溺望誰憐？酸心難禁臨筵淚，焉得翁來再鼓鞭？」
壽昌太祖忌日，拈香。「一钁鋤開先博山，蒼松翠柏共攢攢，太翁忌奠聊呈獻，象任驢乘力豈殫？」遂作女人拜，云：「下里巴歌從節拍，自來雪曲和人難。」
峰頂老和尚忌日，拈香。「五雲月照鵝湖峰，梵網應知撒向東，突出高標豎博嶺，南山燒火北山紅。」遂豎拳，云：「歲歲堂前陳供奠，幸緣今日恰相逢。」
掃開山異祖和上塔。「市尾街頭是寶林，忍看古佛亦盈盈，師翁堂奧始終密，誰效諸方造次行？今日塔前陳供養，蓋由師命逼頻頻。雖然，畢竟門庭作麼生克紹？」拈袈裟角，云：「萬方龍象袈裟下，百億山河拄杖生。」
開山老和尚誕辰，拈香。「大唐誰說無禪師？過水逢渠應自知，九十六年今日事，黑頭產得白頭兒。大眾！如何是今日事？粗香一炷茶三盞，祈我師翁來格之。」
開山和尚百歲。「吾祖有大願，豈住涅槃城。茲逢百歲日，淚雨洒盈盈。再整頹綱句，聊藉此香呈。早醒彼長夜，頓回天地心。」
雪關和尚誕辰，拈香。「六載關中，時刻鞭牧，一朝出山，東觸西觸，不肯門庭首克紹，大地至今歌雪曲。正恁麼時，且道如何是八十五年前底事？」良久，云：「谷呱谷呱。」
古航和尚忌辰，拈香。「曾輥雪峰毬，復擊博山鼓，壁立視諸方，不將一語吐。去世雖云十五秋，凌霜勁節範今古。」
浪和尚忌辰，拈香。「宗門柱石，眾生梯航，弘法是任，普應多方。緣天樓畔相期後，切切於衷弗暫忘，今日一回特舉及，殷勤聊熱此爐香。」
為澗老和尚掛真。「荷擔大法二十餘年，盤根錯節，松操益堅，起法門頹綱，激後進英賢，且道是甚麼人行履？」展真云：「看看，夜半烏雞頭戴雪，此語從教天下傳。」
為澗老和尚起龕入塔。「師歸密室，法屬雲集，大眾瞻仰，取足後悔弗及。悔弗及，水上東山行不住，三箇木人相對泣。」
澗老和尚誕辰，拈香。「披衣踞坐法堂前，風景依稀似去年，側耳不聞師聲咳，低頭難禁淚潸然。蒼天苦，苦蒼天，卻悔當年錯仔扃，忘軀出眾怡師老，師今已矣復何宣？蒼天苦，哭蒼天，鬱鬱旃檀爐內爇，空疏祈恕不成筵。」

澗老和尚誕日，塔成合尖。「期完窣堵慶師生，今值師生窣堵成，獨是不堪瞻仰處，峰前惟見曉猿驚。噫！無澗老和尚二週。舞風老鶴忘歸棲，巢滿白雲樹滿枝，綠暗階前經兩度，空懷健翮望天涯。正恁麼時，先師還受供也未？謾道來時已無口，香煙起處見端倪。」

澗老人三週。「九夏雪飛還記否，摧殘大樹已三年。陰涼回首知何處，路上行人苦怨天。慰諸人，謾含冤，孝滿曹山稱酒顛。」

送鼎湖棲壑和尚入法會堂。「雙桂移栽嶺外山，天香陣陣佈人間。寶林風送歸根旨，大樹堂中會祖班。」

送嗣部黃元公入法會堂。師捧神主云：「恭惟海岸居士，道眼圓明，行藏卓絕，貞忠貫日，儒釋作則。入先祖閫奧，心髓相符；探諸方門庭，對機鮮忒。續燈錄上星光燦燦餘輝，博嶠堂中也少此位不得。」遂安位。

送中天剎和尚木主入法會堂。「跳出葛藤進博山，天中歸去接愚頑，風刀解體都忘顧，剩有閒名宇宙間。」遂拈起木主云：「且道今日事如何？浩浩宇宙舊題目，父兄聚首共盤桓。」

修普同塔起工，拈香。「爾安我安，彼此喜歡，日炙風吹，豈忍坐看？」卓拄杖，云：「今日特為重整頓，眉毛剔起好生觀。」喝一喝。

普同塔完工，拈香：「舊公案已結斷，團圞無縫鏬，打鼓普請看。」以坐具打〇相，云：「看！看！凡聖都盧在此中，靈光一道騰霄漢。」

葬叔奠茶

「停寄荒園四十年，滄桑眼底幾更遷。堪嗟身後寒猶寂，一脈誰能斷復連。世事自來如曉露，高懷豈為幻情牽。不將俗套重相告，聊敬盃茶一陌錢。」

蘆田和尚訃至。「去秋接得西江信，祖誕相期來問訊，拄杖如何不順情？鴈王蘆裏先驚陣。要識不順情處麼？未許節上生枝，流水行雲謾趁。」

宗瑞曇書記火。「歷年蔗墨書空，畢竟以何為宗？燄裏優曇呈瑞，一枝迸笑春風。」

奇生端上座火。「法社正期著力，何事匆匆便去？快須撇轉頭來，聽我為君指注。」擲炬，云：「西方極樂雖殊，未許禪人長踞。」

無名氏火。「姓不得，名不得，喚你作甚麼？霜颯颯，雨蕭蕭，老年行腳興猶高。破衲幪頭歸去也，西方國土任逍遙。」

體一火頭火。「挈挈跛跛，經年燒火。拋下柴頭，帖帖妥妥。山僧無物酬君勞，聊贈紅蓮花一朵。」

一亨淨頭火。「昔浴我水，今酬汝火。得牛還馬，無可不可。」

正根禪人火。舉火炬云：「不昧天真，根培正因，十四年來，矢志日新。作麼生是日新的事？幾番招手不思歸，俗舍常言非我親。」拈來莖禪人火。「莖草拈來，覿體全彰，還家就路，不用商量。」程內人起柩。「斜陽入屋角，倦鳥返幽棲。就位在今日，相攜歸故溪。」揮鋤云：「放汝出頭地，毋淹此水泥。」
舉火。「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嫁衣能脫卻，隨處是家山。且道娘未生時脫箇甚麼？得到家山後，風光仔細看。」
復初真禪人火。「初年析薪，老復擔荷，斧彌柯消，須識者箇。」下火云：「諾。」
永崖大師起龕。「初春秉拂，一眾欣然，忽聞別偈，令我憂煎。人道汝頭正尾正，我道汝孝行未全。那裏是未全處？」以手拽龕，云：「新婦騎驢阿家牽。」
照已知藏火。「歷年執事叢林，羨汝難行能行。照破目前萬緣，已躬事作麼生？識得燈原是火，何妨幻影變更。」
慧通上座火。「慧日高懸，在處皆通；月落猿啼，對面千峰。堅上座！還識明暗不隔底麼？叮嚀損君德，無言終有功。」
冰劍禪人火。「呼喚不回頭，安然驀直去。」擲火苣云：「指點風光見本真，冰山劍樹等閒具。」
雙輪都管火。「一不成隻，兩不成雙。機輪轉處，黑豆生光。」
印雪監院起龕。「要識毘盧印子，請看草鞋蹋雪，而今將逐符行，特來為汝一說。」卓拄杖，云：「起。」
迴如耆宿起龕。「識得一，萬事畢，住岸卻迷人……」以手引龕云：「翻身在此日。」
德容禪人火。「大地鼎沸，汝何免苦？惟德乃容，攜歸樂土。睹赤手空拳恁麼行，彌陀記取是慈父。」
慈蔭知賓火。「進前思退後，退後復思前。一朝火性發，燒盡者纏綿。栽松道者機緣熟，再來慈蔭覆三千。」
玄和尚封龕。「逆行順行，東拄西撐，虛空撲落，滿目雲生。咄！」
起龕。「羅龍打鳳，於今八年，適當此際，何以為宣？咦！約則退後，拶則向前。」
入祖堂。「新婦騎驢阿家牽，難禁臨風兩淚漣。含哀相送入家會，芳名千古並先賢。」
靈鷲義和尚起龕。「耳食訃音，眼淚盆傾，失我良徒，哭不成聲。」遂云：「起。還期莫戀，安養早回，伴我餘生。」
舉火。「恭惟靈鷲義長老，建梵剎於荊棘叢中，遠近仰止；耕風雨於光相洞邊，緇素欽風。今朝果滿功成，如何折合？」下火，云：「磨盤八角走空中，象王驚起火中吼。」

素鶴禪師靈骨入塔。「紫雲巖畔紫雲封，巖主了忘一色功，雲散巖空流水杳，通玄猶自覓遺蹤。還見鶴禪師遺蹤麼？」入骨，云：「翱翔霄漢出銀籠。」
影菴櫪禪人火。「覷破浮光幻影，菴居何以會計？」下火云：「觸目西方現前，猜徘擬議塵蔽。」
繼宗博書記火。「繼先宗，胡弗然？」下火，云：「應須然。換卻皮囊重會面，不妨再喫老僧拳。」

佛祖讚

巖頭觀音讚

頭無寶冠，身無瓔珞，似厭塵圜，有偏孤卓。我思大士心不然，箕踞而下視兮，悲眾生之癡縛；臨崖於萬仞兮，看誰向此棲泊？無語聲如雷，身心等寥廓，稽首讚歎莫能窮，徒向虛空亂描摸。

澗老和尚真讚

居恒克己，出曰利生。隨緣去住，為法權衡。曰緇曰素，無不傾誠。道場四座，電掣雷轟。此皆人人耳目所共，故敢露布先聲。至於臨機殺活，拔楔抽釘，又豈不肖弘瀚所能定評。咦！

玄祚和尚讚

瞻彼丰神，如山嵯峨，酬機說法，海水騰波。輔予首眾，春日融和，住持八載，百折不磨。孝友持躬人共羨，謙恭下士譽言多，掉臂臨行普請句，至今大地共吟哦。

剖雲長老影讚

不懼勢易時艱，赤心荷擔祖席。九載起廢扶傾，不用腕頭氣力。鍛凡煉聖稱敏手，海納山容咸景式。此由秉多生志願，得果熟香飄於今日。

自讚

義天仁維那請

祝髮佯狂，四海名傳，雖登曲盞，實出偶然。咦！雪操冰腸眾委悉，空拳鬥富使人嫌。

水崖響書記請

二十年前，倔強難羈。二十年後，與世推移。牛兮馬兮任人呼，佛手驢腳應時施。

剖雲鵬長老請

踞坐博嶺，四十餘年。大壽昌，先宗傳，達磨不傳。咦，傳不傳，虛空釘橛，矢上加尖。

岐超祖監院請

一杖欲撐天地，雙眸炯炯古今，事難灼然不避，立志儼若剛金。誰云迢迢物外？分明盛世頑民，喚作博瀛住持，秖恐眼裏無筋。

卞玉璋監院請

是真非相，是相非真。耳提面命，時刻親承。一回拈出，堪為證明。

慈引導後堂請

者醜形，絕儔侶。慈孫索讚，不辭與語。檢點平生無過人，應世任緣獨自許。

一庵達知藏請

不畏風雨，挺出眾前。我懷有素，相對相憐。謾相憐，惡態從教天下傳。

宿雲空青監院請

碧雲嵯峨，磊落山阿，葛洪去後神僊少，爾我來時佛祖多。兩眼對兩眼，諸人還會麼？(與玄大師同軸。)

瀛山召監院請

立志事難弗避，躬行敬恕謙讓，學儒未遂便逃禪，博瀛名稱粟和尚。似者等不唧溜漢，秖好塞壑填溝，那堪寫出歸雲堂裏供養？

德心元悅眾請

弗作牛後，寧為雞口。一向囊藏被褲，此日出乖露。醜醜醜，使得時辰顛倒走。

慈蔭蒼維那請

眼空佛祖，隨機收放。起坐同時，難寫行狀。畢竟是何模樣？有時讓而不任，有時任而不讓，大地致今多怨望。

道庵禪人請

七尺之軀，堂堂可羨。踞坐儼然，阿誰不見。更寫丹青，雲遮日面。

詩偈

和鵝湖大師一衲遮身十首

一衲遮身百事荒，任呼牛馬也無妨。可憐逐妄迷真者，不信閻浮即樂邦。識得娘生真面目，何愁向外著空忙。更能坐斷兩頭後，烈火光中飛雪霜。
一衲遮身百事新，猶然還是舊時身。自從家國傾亡後，但覺容顏不復嗔。奪食驅耕渾底事，利生接物枉勞神。而今休問長安道，堪笑紛紛辨假真。
一衲遮身百事閒，清風明月可盤桓。對賓何復逞機用，招友唯知恣笑談。三藏偏圓如拭紙，二乘滯寂怕狂瀾。玄珠一自高懸後，瞬目揚眉若唾殘。
一衲遮身百事浮，金針玉線自相投，悟來洗面重安鼻，那對菱花更怖頭？[目*署]色未分人盡望，虛名已掃跡無留，回思昔日憨和尚，不著歡兮不著愁。
一衲遮身百事休，大洋海底任遨遊。渾忘歲月居山計，不說玄機謝客謀。慈父因憐窮子苦，浮生多為別人愁。鋤頭放下方堪睡，

蹄角何勞辨馬牛。
一衲遮身百事無，單丁猶自勝千夫。高僧壁上人皆問，小塔尖新誰索圖？靈鷲峰前流毒乳，黃梅林裏逐真盧。但能事上通無事，鐵笛橫吹泛五湖。
一衲遮身百事飄，冰凌劍刃悉逍遙。玄機妙語家風淺，白雪陽春曲調高。手段謾誇超碧漢，神謀更有出青霄。年來學就千般嬾，砂米慵將一水淘。
一衲遮身百事勾，不求如意更何愁。門前有路從人過，囊裏無錢任賊偷。樹影飄搖如侶伴，蟬聲斷續若歌謳。興來搔首江頭望，觸處生涯逐水浮。
一衲遮身百事完，營營逐逐也閒閒。入鏖垂手非容易，大用繁興未是難。海水掀翻衣不濕，月堂步出夜將闌。笑看宴坐無言者，花雨紛紛落滿巖。
一衲遮身百事忘，拈來莖草放毫光。地爐深撥三冬煖，羽扇輕招六月涼。售價不須居鬧市，求真何必外皮囊？曾聞晦老瞞山谷，覿面唯言巖桂香。

建昌即事

滿目亂煙何日停，建橋徒有太平名。鄰州符節不相信，當道風光見舊情。解纜無妨南北岸，張帆一任東西行。沿江已絕魚龍躍，相對惟聞過客驚。

宿寶坊寺

停棹登輿過寶坊，入門鐘鼓韻琅琅。規模廣大思先製，景物幽閒在僻疆。霧密每招玄豹隱，林疏已退野狐藏。龐眉老叟情偏愜，向我長言到夜央。

禮廬山太祖塔

廬山何嵯峨，今古絕攀仰。節彼小山松，盤根於此上。經冬歷夏時，為世作標榜。雖謂高難儔，寶方在其掌。松花春到來，遍地見繁廣。我亦媿枝條，登臨動遐想。

禮壽昌老祖塔

太翁守拙臥田園，遍地而今盡子孫。壯歲披緇人擅美，老年拽耙行難論。衝風冒雨家常事，枵腹驅耕古範存。跋涉溪山呈片紙，敢云堂上用酬恩。

夜泊撫州

泊撫橋下，驚濤欲潑天。不惟愁過客，猶且禁行船。衣薄蓬偏漏，心煩夜不眠。誰知出世者，也費度關錢。

雨中望龜峰

煙雨霏霏洒碧空，龜峰獨不露巃嵸。同行見我頻相問，笑指煙雲翠靄中。

訪友不遇

張帆忽憶舊同遊，故爾江邊暫繫舟。扣戶不知何處去，聊將紙筆記因由。

過益王墳

碣石猶然冷墓田，青青芳草塞塋邊。銅駝已仆不堪語，聊對姑山問舊緣。

吊壽昌竺和尚

烽火祖庭留瓦礫，八年傑閣聳雲端。睹茲難禁酸心淚，回憶歸雲塔影寒。

清湖午夜

雨餘山色十分青，一片斜暉伴我行。叮囑舟人輕鼓棹，莫教娑竭夢魂驚。

弔屈原(二首)

已遇波濤險，深知林下安。屈平何所事，偏自入狂狷。
問我同舟，知屈子否？屈子不知，是誰之咎？

泊龍井

江水潺潺，白日閒閒。狂風忽作，宿此龍灣。

寄雲大師

先師曾囑入歸雲，珍重懷香未敢焚。偶向座中輕一撥，甲鼇峰頂起氤氳。

懷怡大師

懸思此際亦逍遙，池畔經行日幾遭。游罷歸來無一事，呼童研墨寫芭蕉。

雨夜憶玄大師

此夜臨筵憶弟居，遙知瓢笠掛鄉廬。未逢南國歸來鴈，那得平安一紙書。

中秋示烈生禪師

每逢八月喜中秋，今夜胡為興轉愁。嶺上白雲散欲盡，悶來誰共語高樓。

示義天仁禪人

豹眼睜睜冷看人，雲藏霧隱幾經春。等閒縱步出林去，哮吼一聲天地瞋。

示牧菴念禪人

瓶砵先隨六載矣，即今丈室仍驅使。三呼三喚諾聲連，負汝負吾謾啟齒。

示定慧誥禪人

花落任風掃，田耕趁雨栽。徘徊休待暮，縱步返林隈。

示諾然召禪人

門前三徑曲，橋下一溪幽。博嶺與瀛岫，風光任所遊。

示印雪冬禪人

爾父當年曾囑託，抽釘拔楔解粘縛。拏雲攫霧技千般，薦福曾酬一字。莫莫莫，麒麟只有一隻角。

示歇馳觀禪人

昔年隨父入招提，終日鼾鼾惱竹篦。落地金錢驚睡起，思親淚雨漲前溪。

示冰崖響禪人

虎視牛行誰識得，人前慣作白拈賊。縱橫妙用在臨時，直使虛空都逼塞。

示一菴達禪人

撥草瞻風何倜儻，當仁猶善識收放。博山機契祖燈新，餧馬餧驢真可尚。

示剖雲鵬長老

聖箭靈源穿出，阿誰直下支當？橫拈倒用羨子，坐看日射諸方。

示立夫傑維那

一向浮沉，不拘凡聖。傑出人前，吾道有慶。

示岐超祖監院

楊岐疇昔輔慈明，一段風光播宇寰。監院博嶠今卸事，千鈞祖任復期擔。

示禪座

月照寒潭清徹底，神龍不肯守其中。今朝勘驗機緣在，此去隨方建我宗。

示上座

諸方遍歷幾經年，今日機投信有緣。特把壽昌沒柄钁，囑君隨處利人天。

臨終自說封龕

「塵說剎說熾然說，袋口結卻深藏舌。」遂封云：「雖然不語聲如雷，若將耳聽頭腦裂。」

起龕

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金鎖玄關齊裂斷，群象蹴踏趁游龍。要識龍麼？奮迅風雷驚宇宙，潛藏煙霧擁千峰。

掛像

「描不成，畫不就。」遂展像云：「眼橫鼻直，一場漏逼。咦！」

封塔

步月橋，睹池水，出處行藏秖這是，不許龍眠百尺潭，推爺還宜直向裏。咦！坐看冰河發燄，花生碓嘴。嗄！

博山粟如瀚禪師行狀

師諱弘瀚，字粟如，勺菴其別號也。世居江西廣永豐邑東之梅溪，明鳳陽司理忠貞余公子，昆季三，師出仲焉。自幼天資穎異，補弟子員。年十六，以尊人受知唐邸，得召見，賜廕襲，不受讓兄，復賜克敦孝友寵額，仍授兵部職，從戎立效。定鼎後，終不改尊人忠貞之志，矢心忠孝。二十一齡，棄而為僧，師事博山雪澗，奉祖示以船子藏身公案，默究之。後隨祖住瀛山，一夕聞鬼嘯，頓契破灶墮因緣。質見祖，祖曰：「侍者將糞箕來。」師掩鼻即出，自是應機無礙。一日，因聞澗祖示眾云：「近來瀛山佛法變了。或問：

『有夢有想主人公』，我便擲下竹篦；『無夢無想主人公』，我便豎起竹篦。」處，復致疑於胸。年二十四，值母逝，盡孝治喪，哀毀骨立。及後往參靈隱禮公，禮詰云：「世尊拈花意旨如何？」師云：「無風起浪。」禮云：「迦葉微笑又作麼生？」師云：「忍俊不禁。」禮云：「拈花微笑畢竟事如何？」師云：「好似雪上加霜。」禮云：「大眾看看！此是諸方付法之流，在我靈隱猶未放過。」遂安面壁軒打七。至第六日晨，正睡間，僯單忽以手拍師云：「水來了，洗面去。」始頓釋礙膺。入見禮，禮云：「作什麼？」師云：「和上已下煙波餌，曾有金鱗上釣無？」禮曰：「上座聱？」師曰：「美食不中飽人餐。」禮曰：「你得個什麼消息？」師展兩手，禮云：「莫草草。」師掩耳而出。禮復索頌本參，師即於禮座援筆頌曰：「睡中主，無舌童兒笑語語，霜餘葉落村原間，慚愧人前多錯舉。」禮閱頌曰：「且喜上座喫棒有分。」解七後從受具，次年辭禮歸葬母，禮堅留不獲，乃勉曰：「上座年當富強，宜自砥礪，他日歸嗣博山，勿淹他家蘧甕。」師拜別，歸瀛山省澗祖，祖見遽問：「此時下路，佛法浩浩，因甚歸覲老僧？」師曰：「相逢且喫茶。」祖曰：「且莫開此大口。」師曰：「和上更請一杯。」宗寶和尚掃塔博山，師晉謁，因問：「從上葛藤即不問，如何是第一義賓？」曰：「上座未離瀛山，早已與你道了。」師云：「即今請師重宣。」寶曰：「你作麼生道？」師云：「人人山外路，路路透長安。」寶曰：「你那裡學來的？」師喝云：「不妨疑著。」寶云：「也不消得。」師拂袖便出。是冬，浪杖人主博山席，澗祖命師持書候杖人，值博山常住失牛，杖人晚參，旁僧推師出，師問：「博山既有把關在，因甚常住失卻牛？」杖人云：「是誰之過？」師一喝，杖亦喝，師云：「恁麼則覿面全提猶費力，隔山相見始知音。」杖云：「打折你驢腰。」師云：「轉為流通去也。」杖人見師風骨俊捷、機辨無礙，延師入方丈，謂曰：「汝師年邁，穎學遠隱，汝當為吾首眾，他日繼住此席，庶不負吾南來為先博山求人之念。」師以侍祖年老辭，遂持復書歸瀛。適綠林四起，師偕同志數友結茆於玉之淨名，接澗祖避亂。未幾，淨名亦遭兵燹。冬，澗祖受請住高泉。丙申春，杖人以博山舊住相背，決意退去，復勒師至，命烈生和上各執事扶師立住，向師作禮云：「吾千里來住博山，實為求先博山座下賢能繼此法席。今公機辯雄捷，可稱吾家聖箭，起先博山法道，舍公其誰？當聽吾言，幸無固執。」師以澗祖在，固辭不允，杖人始從師言，請澗祖再住博山。祖視篆後，立師首眾，眾皆折伏，內外肅然。結冬，祖命師代座，師辭免。解七後，禁足關中歲餘。戊戌夏，師乞假同玄叔隱靜宿雲。己亥冬，歸省祖，祖復以博山院事命師肩，堅辭不

獲，乃勸出書延耕菴和上。明年庚子春，祖命師與玄叔持公啟接耕菴於介岡，耕菴訂澗祖七旬誕後來山。秋，復偕玄叔走吊杖人於南都攝山，晤竺菴和上，出接耕菴書稿陳竺，竺勸云：「賢弟當繼主博山席，何事推讓？」師以慎重法門對。辛丑，修大殿祖塔。澗祖誕後，復遣人持書速耕菴主博山，耕菴復書苦辭，引身遠去，師乃集眾議為澗祖建壽塔於蓮花峰下。壬寅，祖命師同玄叔募修雪關和上窣堵。癸卯，集刻《澗祖錄》。甲辰，受上永檀護請，應住高泉。乙巳冬，澗祖病篤，召師歸，集眾囑繼博山住持，師傾淚拜受衣拂。越月，澗祖病愈，師仍將衣拂送入方丈。丙午，祖命師作源流拈頌付梓。丁未春，玉邑郭中尊及當道紳紟、文學瀛眾請主瀛山席，師念雪伯祖創建、澗祖繼興之地，遂應請住持。夏，隨澗祖掃塔壽昌。戊申冬，澗祖偶微疾，命師代座說戒，始從祖命受印囑也。次年己酉春，信郡伯易菴高公聯合郡宰官、七邑紳紟、同門法屬、本山勤舊、諸山碩德公請師開堂博山，於是修葺殿庭，建澗祖塔，塔院百廢悉舉，門庭煥然一新。時異太祖座下嗣法門人各皆旺化，惟雪關伯祖法道寥寥，鮮繼起者，師嘗致己嘆焉，乃退瀛山之席，推雲岫巒公衍關伯祖法脈。師座下時英材濟濟，或勸師立己嗣，師云：「吾不欲以祖庭視為己業。」越年辛亥，編刻異太祖《法錄》二部，費五伯金，一送附藏，一存山流通。曩永邑遭金簉變亂，人民死傷萬計，枯骸遍地，師啟邑侯夏收葬之。師盡孝終身，為父忠貞公立墓道，建敕葬牌坊，重砌墳塋，鐫刻文集。或譏師善知識，香資不宜俗用。師答云：「爾豈不見昔佛世尊父淨梵王薨，躬率弟子負棺殮葬乎？又教中載佛言：『父母有正信者，當全奉衣缽資供養。』吾先君先慈精忠勁節，余為佛奴，傭工之資以供父母，似可無媿。」甲寅變亂，偽將汪文生啟耿藩，欲師易服從戊，耿命偽道金傳諭至山，師毅然鳴鼓示眾，有「照用機輪事事忘，安容更道振戈旅」之句。卻耿藩書略云：「瀚不時之人，偷生方外，休心息念已三十年，有蒙註存，強以攘臂，豈仁人君子所為哉？若為著袈裟壞法門，則雖節節支解，決不肯也。前於汪某致言，即以一字絕之，今護法誤聽其啟，苟必來相勸勉，則一缽五湖何所羋寓？博山堂堂祖席，一任令將軍輩絕其爐煙，鞠為茂草而已矣，夫復何言？」耿接書，知不可強，乃止。亂中有勸師遠遁者，師云：「無事而居，有事而去，吾不為也。」嘗誓以身殉寺，以寺殉祖，日見兵騎往來盈千累百，惟以慈心善口靡不攝服，信州士民依山避難不下數萬，皆得保全，實師力也。及治平郡伯易菴高公見師卻耿藩書，大為贊服曰：「此真節義丈夫，不惟有光佛門，抑且名垂千古。」諭邑侯齊雕像為千秋供，待修郡誌則登之。己未，師避席與弟玄祚裕叔，當道固留弗克。庚申，眾弟子為師建壽塔於東

峰之上。永邑侯遜夫郁公與師莫逆交，後補任峽江，送金為師置香燈田供塔院。丙寅，玄叔八滅，七眾復請師再住博山。十年間，裝飾殿中兩廡圓覺聖像，移搆澗祖塔院，山中房舍、靈木、清湖等庄壞者，悉舉新之。乙亥冬，師躬至縣，白當道檀護，命鵬繼博山席，退逸獅子堂。丙戌二月十九，示微恙，侍者進藥餌，師笑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至廿四，師坐於中堂，命侍僧呼鵬輩至，師示眾云：「死生誠夢幻，聚散雲去留。燈籠語露柱，諾諾頻點頭。即今事如何？八角磨盤空裡走，更嫌何處不風流？」復手書封龕、起龕、掛幀、入塔諸偈，付鵬依時宣讀。至廿七日申刻，師端坐，鵬輩再請開示，師復說偈云：「生平爽直快絕，七十七年漏洩。如今撒手便行，大冶爐飛片雪。」偈畢，斂目而逝。師生於明崇禎庚午年二月初三日巳時，世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四。說法三坐道場，有三會錄行世。塔全身於東峰之陽。其嗣法弟子：靈鷲仁、冰崖響、夢筆觀、博山鵬、石菴祉、如愚恩、起範智、鳳林傑、迥超英、、、二蘇軾等，共剃度納戒弟子不可勝計。師睿智天縱，願力夙乘，棄軒冕於茂齡，置身心於空寂，徹佛祖淵源，為人天眼目，忠孝出之天性，慈愛本乎自然，平常極其謹持，臨事勇往不怯，自奉儉約，濟人急難，傾囊不吝，目人平等，無分親疏貴賤，溫顏軟語，禮敬如一，主持叢席，正己率人，或犯規矩，罰而不恕。故開堂說法三十年，坐道場三座，湖海仰為準繩，接引方來，啟迪禪衲，正顏厲己，不假色笑，開發正見，光明顯露，如青天白日，人人自以詞臻奧，不復悲絲泣岐，所以諸方稱師踞位、出師座下者，莫不佩服其德。至於入室呈機投解，則如銅山鐵壁，莫可攀緣。末年退逸甘苦，同眾或弟子另設飲食供奉，嘗叱退之。此師之生平大既自至，其道之精微又非筆墨可形容。竊嘗聞老衲昔德曰：「據曲盞木，稱善知識。今天下滔滔，皆是若粟和尚之血心，視身體如鴻毛，護祖庭如眼目，言行相應，縱橫機辯，異目超宗，宇內誠指不多屈者。」嗚呼！先師傳先世法道，撐祖席門庭五十餘年，勞心焦思，不致先聲殞越，還使祖道重光，可謂超逸絕塵，無媿為異祖家孫、宗門聖箭者也。

時　康熙四十有五年五月上浣之吉，不肖嗣法繼住山門人傳鵬敬焚香百拜謹狀。

青原三十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粟如瀚大師塔銘并序

博山一席，自南唐韶國師開創以來，為天下選佛勝場。繼而子瓊、無隱、悟本諸老，前後媲美，振耀一時。頻登法座，琅琅有聲。中遭燬廢，敗瓦頹垣，不振者久矣。迨明無異和尚，佩壽昌法印，乘

願重興，揮麈據席，音吼如潮，來集者數千人。余冏卿大成、徐魏國公弘基、劉太史若宰，冠履相錯，皆頂禮師事之。二傳而雪澗老人提唱海內，曹溪一燈未艾也。三代粟如大師，以忠孝願力，翻然向般若路中，屏棄一切，假經聲佛號，以銷磨其壯心浩氣。滄洲劫火之思，豈苟然哉！今秋，予同參戎劉公孝思、上饒令劉公思沛，入山尋謁尊宿。時秋光欲滿，山翠撲人，滿院檡香勃勃，欲效黃山谷問無隱大義于晦堂故事。既而周行塔藏，本山住持剖雲禪師為乞銘。出其帙，乃粟如大師狀也。按狀：師諱弘瀚，永豐人，明鳳陽司理忠貞余公祚徵次子也。母施，誥封恭人。天資穎異，幼補弟子員。年十六，以尊人受知唐邸，得召見，賜廕襲，不受讓兄。後賜克敦孝友寵額，仍授職從戎，奉敕祭葬。乃矢志忠孝，棄青雲，事白業。年二十一，事博山澗，參船子藏身公案。後隨澗住瀛山，一夕聞鬼嘯，頓契破灶墮因緣。質見澗，澗曰：「侍者將糞箕來。」師掩鼻即出，自此應機無礙。丁母憂後，往參靈隱禮公，安面壁軒打七。至六日晨，正睡間，僯單忽以手拍師云：「水來了，去洗面。」始頓釋礙膺。入見禮云：「和上已下煙波餌，還有金鱗上釣無？」禮云：「上座噇？」師云：「美食不中飽人餐。」禮索頌本參，師即於禮座援筆頌曰：「睡中主，無舌童兒笑語語。霜餘葉落村原間，慚愧人前多錯舉。」禮驚異，留師為第一座。次年，辭歸葬母，省澗老人于瀛山。時浪杖人主席博山，師為澗持書上，杖人見師風骨俊捷，機辯無礙，目為法門聖箭，欲以博山席遜師，師卒以奉澗。澗視篆，立師首，眾內外翕伏。甲辰，應住高泉。丁未，受玉令郭請，主瀛山。戊申冬，澗病篤，始承印囑。己酉春，受郡伯高請，乃開堂於博山焉。次年，彙刻無異和尚廣錄，附藏流通。甲寅，耿逆變，欲師易服從戎，偽將汪文生、偽道金傳諭至山，師作書卻之甚堅。然尊禮賢者，素善接人，雖干戈擾攘，而凶人醜類亦不忍犯。至博山，祖席不致絕其爐煙，鞠為茂草，且信之士民依山避難者以萬計，悉得保全，皆師力也。事平，郡伯高公紀其事，擬登信乘，因遷陞未果，乃諭永令齊雕師像供塔院。師主法席三座，前後住博山凡廿有一年云。嗚呼！師之弘毅之概，津津猶在，倘非大乘法器，世所難拘，易青衿而緇之，安得不為國之光、邦之彥？不則，屈於威武，蹈一時之赫奕，奮人天之號令，加諸於刁斗之間，則今日照世真燈，未必不為燐燐野火也。然則推師之為忠於佛，較乃父之為忠於國，又何歉乎？紀師生則明崇禎庚午二月初三巳時，世壽七十七，僧臘五十四；歿則今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二十七申時也。臨期顧命，宛同鶴樹。終譚自說辭世封龕、起龕、封塔等語，已刻行世，茲不復贅。嗣法門人傳鵬、傳傑等，奉全身塔于東峰之陽，師所莊也。予從剖公請而為之銘曰：

峨峨博嶠，　鬱鬱祖庭。　賢人哲匠，　連袂而升。
象哮獅吼，　霞蔚雲蒸。　惟師再起，　琅琅有聲。
溯源先世，　國彥邦楨。　臣死君辱，　子報父生。
夙乘願力，　超出塵情。　為儒環堵，　為釋干城。
拳拳報本，　照世真燈。　忠國忠佛，　匪曰岐程。
初入靈隱，　頓悟圓明。　拈槌豎拂，　高踞博瀛。
慈風俠骨，　祖席長膺。　蓮開瑞瓣，　花雨香城。
身支冠逆，　履險如平。　山搖海沸，　風靜水澄。
閒名謝卻，　東峰斂形。　石藏屹屹，　如岡如陵。
銘以係之，　存順歿寧。

奉政大夫、同知廣信府事、新陞中憲大夫、廣東惠州府知府、武清法弟趙璘頓首拜撰。

青原三十三世博山第六代住持粟如瀚禪師道行塔院記

宗風不墜，待其人而後傳。非法傳之難，實傳人之，故有傳人而後有傳法。一燈相續，綿延不熄，自非夙因不昧，秉性堅貞，安能恢拓祖庭，振興來學，以暢厥宗旨哉？余所交粟如大師，洵世所希覯者。師諱弘瀚，字粟如，別號勺菴，世居江右廣永豐之梅谿。父余公，為明鳳陽司理，著節忠貞。母施，封恭人。昆季三，師其仲也。生而天資穎異，弱齡入邑庠，以尊人受知唐邸，賜蔭襲，義讓乃兄，爰賜以克敦孝友旌額，仍授以職。定鼎後，年方廿一，即棄儒從釋，北面博山，雪澗和尚示以船子藏身公案。繼隨澗住瀛山，一夕聞鬼嘯，頓悟破灶墮因緣。廿四歲，值母喪，盡力致哀，往參靈隱禮公，大徹法源，歸瀛省澗。時浪杖人主博山，澗命持書往候，見師機辯雄捷，再四殷留，以繼博山法席。緣以澗在，固辭遜澗。及澗再住博山，立師首眾，內外翕伏。繼為澗公刻語錄，建壽塔。甲辰，應住高泉，亦澗公住地也。乙巳冬，澗公病篤，召師歸受衣拂，病間仍歸之。丁未春，玉邑郭侯偕紳衿延住瀛山。戊申冬，始從澗公命歸受印，囑開堂博山。於是重葺殿庭暨澗公塔院，門庭一新，百廢具舉。陸續清理靈木、清湖等庄，義推雲岫巒公住瀛山，以衍師伯雪關法脈。或有勸望己嗣者，師云：「吾不欲私祖庭為己業也。」又不惜重貲編刻其祖異公法錄。昔永邑遭金燮，骸骨山積，師啟邑侯殮瘞之，為父忠貞公立墓道坊表，鐫刻文集，一如世尊之率僧徒葬其親淨梵王，全奉衣缽資以供其父母，師亦猶行古之道也。甲寅亂，魏將汪啟耿藩，欲師易服從戎，師以書堅卻之，耿知其難強而止。嘗誓以身殉寺，保全依山避難數萬人。事平，郡伯高公稱為節義丈夫，待編誌傳之千古，所以法派繁衍，而

博山鵬師尤嗣法之特出者也。己未，師隨避席，推法弟弘裕字玄祚，時當道固留弗克。丙寅，玄祚圓寂，七眾仍延師住博山，立鵬師首座。十年間，復修殿中兩廡圓覺聖像，山中房舍壞者悉葺新之。乙亥冬，師白當道檀護，命鵬師繼博山席，師退逸獅子堂。憶師自親澗公以來，閒出參訪，歸根祖庭，開堂說法三十餘年，坐三道場，紀載三會錄中，湖海奉為楷模。於戲！吾閱世之所稱善知識者亦不乏，求其能如我師之棄儒入道，報恩生成，孝友辭讓，利演群生，不避艱險，堅貞自守，始終不易，呵護一山，嗣廣燈傳者，蓋戛戛乎難之。法門龍象，舍師其誰？余守信州，與師往還，久而彌篤。別纔兩載，詎師於今年丙戌二月廿七圓寂，距其庚午生年，世壽七十有七。先數日，師預示挂幀入塔諸偈，臨訣撒手便行，誠如偈云「大冶煙飛片雪」也，何解脫至此？法嗣鵬等先為師建壽藏於東峰，永邑侯郁公遜夫舊與師最契，補任峽江，猶齎金為師置香燈田供塔院。今鵬師恐其歷久而煙沒不彰，以余與師素莫逆，而深悉其生平，不遠千餘里持書至金陵，請為之記。余不敏，為質言其實，俾世之覽者亦可以想見師之為人，聞風而興感矣。

時康熙四十五年，歲次丙戌，孟秋月上浣之吉，敕封中憲大夫、原知廣信府事、燕山法弟張國禎頓首拜譔。

嗣祖住博山法孫一導率監院光和等，刻粟老和上法錄六卷，送藏流通。伏願宗風永扇，法道昌隆。行海與願海齊深，道山共壽山並固。　時甲午桂月上浣之吉題。

粟如瀚禪師語錄卷之六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